



觀音大士像

清蔣光撰繪
節中華佛教美術



人生雜誌社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十日出版

(戊) 儒家的中庸與佛家的中道。
三、原簡約所訂入選作品列在十名者，仍照舊予以獎勵外，其第十一名以次之作品，如經評審委員會評審及格者均一律酌贈紀念獎狀或獎品。
四、凡儘先將講詞送請各佛刊登載者，按照下列期別加重予以獎勵。
甲、第一期——七月底刊出之講詞，經評審及格者照原約獎勵外，前三名各加贈價值約在三百元至四百元之畫一幅。
乙、第二期——八月底刊出者，前二名各加贈價值約一百元以上之書刊。
丙、第三期——九月底及第四期——十月底前刊出者，前二名各加贈獎狀或獎品。
丁、第五期——十一月底及第六期——本年年底前刊出者第一名亦加贈獎品。
五、在明(四八)年二月底截止收稿前所有稿件中，如發現其內容意義大致雷同者，以最早在佛刊中刊出者入選，後登者不予採納。

達賴喇嘛逃亡印度

美新處拍成紀錄片

美國新聞處頃運到一套有關達賴喇嘛自西藏逃抵印度的新聞紀錄片，這套影片曾作非公開的放映，招待此間有關人士。
據看過此片的人士稱，該一套新聞紀錄片，對於達賴喇嘛自西藏逃抵印度後的詳情報導甚多，片中包括達賴喇嘛在印度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全部經過，在達賴喇嘛的記者招待會中，曾任西藏政府要職司倫(相當於國務總理)的索康，旺清格勒，曾將達賴喇嘛的聲明全文，在會中宣讀，美新處的記者於攝製這套紀錄片時，均將其全部攝入片內，並有翻譯的說明。按索康本人也為這次隨同達賴喇嘛逃出的人員之一。
此一新聞片可能由美國新聞處主持公論放映招

待各界，唯該一人不願證實該片公開放映的可能性。

馬來亞佛教會宣告成立

並舉行首屆會員大會

馬來亞佛教會，於四月十九日在檳城亞依淡極樂寺大雄寶殿舉行隆重成立大會，本邦卸位之總理東姑阿都拉曼氏蒞臨主持剪綵，林若佑等各民團要，暨檳、甲、雪、吡、吉、威、森、柔、彭、與古蘭丹各寺廟團體代表及會員等數千人，盛況空前。大會儀式莊嚴隆重，主席團志願長老致開會詞，然後由東姑阿都拉曼致詞，並主持剪綵。繼由駐馬大使、泰國駐檳領事、林若佑醫生、及菩提學校董事主席莊漢民氏先後致詞，最後由摩法師致謝詞，全體攝影禮成。

緬甸僧伽及佛教徒

維護佛教自由尊嚴

譴責中共在藏暴行

歡迎達賴喇嘛訪緬

據緬甸文汗達瓦地報發表消息稱，緬甸各派僧伽會主席宇于彌亞大師就西藏脫離，人民被中共趕盡殺絕，窮迫不捨，使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避難逃抵印度，深表同情，他斥責中共如吸血妖魔，他說：西藏由二千五百多年以來，是佛教聖地，有無數的佛教徒在西藏度著和平寧靜的生活，但中共極端殘忍的破壞佛教的傳統，使佛教徒在近幾年來的地位及習慣起了無限的變化，他指斥共黨無宗教的信仰，而且其施政主義又是那樣暴虐，所以共黨主義早為各宗教教徒共棄，愛好自由的人們，均反對共黨偽政權，他又說：達賴喇嘛是佛教的活佛，如今他遭到苦難，佛教教徒及各宗教教徒均抱以同情及惋惜，他祝願達賴喇嘛紅顏歸來後，永遠的幸福愉快，最後他邀請達賴喇嘛訪緬，不獨緬甸佛教徒熱忱歡迎，而緬甸的各宗教團體同樣表示歡迎。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六期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經理：鍾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幽雅路一巷五號

電話：三五五〇號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楊

美國：知

檀香山：祖

承印者：宏昌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桂林路一〇六號

電話：三〇一六二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港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劃撥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

創議設置大專學生獎學金

周宣德

來論

自各佛刊贈閱佛書給予大專學生研讀，不到三個月，他們便發表了十幾篇精彩動人的心得報告；再自這心得報告專輯印行，迄今三閱月中，我們已舉行了個別講話，集體座談，專題講演，參禮名刹……一連串的活動，顯示出青年佛化美麗的遠景，已經萌芽，茁長，開花。此刻所急需的却只是繼續灌溉，促使奇葩遍地齊放，早結菩提碩果來造福社會人群，才是大家預期的理想目標！

我們瞭解佛教是切合人生實用的學問。它具有高深的理論，與西方各國正在積極提倡的「科學研究與發展」，可以並行不悖，甚且輔助基本科學原理的發見，也並非不可能的事。它不像一般宗教的有小有而欠缺理論，也不似哲學的專講理論而少實用，所以值得我們來推薦它，促成它跨進大專學府，培養知識青年的心靈，啟發其澈悟真理的智慧，於未來學成時用以化導社會，挽救人心；變紛擾的人間為清淨的樂園，共享民主、自由、和平、康樂的新生活，這是我們衷心的祈求。

不過大專課程的修訂，關係國家教育制度，不是單憑團體個人的建議，就可將「佛學」列為必修科目（日本以佛教為國教，當然是例外）。但，我們佛教團體却有充分理由，爭取大專當局同意，設置研究佛學獎學金，使若干最優秀的學生受到特別鼓勵，俾便悉心自修，同時接受我們的輔導，於每學期中研讀指定的參考書籍，從而提出論文或心得報告，相信他們必能善用原來修習各種學科的良好知識基礎，配合佛教的正知正見，和修持佛法的基本法則，交互發明，觸類旁通。這樣，不但使他們冶鑄成為知行合一的完人品格，為其他千百學友的表率；而且在學術原理方面的溝通，和知識領域上的擴展，都可能獲致嶄新的，輝煌的貢獻。那時，其效果的評價，却非我們事先所能預估的。

大專校院單位，共約數十個。假設每單位選擇三至五人給予獎學金，則受獎者可能有百數十人。又如每人年給獎學金八百至一千元，則共需十餘萬元，以目前佛教合法團體千餘單位分擔，平均付出年捐不過百數十元，並不算多；不過茲事體大，希

望有關方面能詳訂具體計劃，分期逐步實施，似乎是不宜再緩的！但是本學期距離結束期間，已不到半個月光景，設置獎學金全部計劃，勢難如願提出。倘或自下學年起開始局部實行，本人以為不妨先從臺大、師大兩校作起，暫以性質較接近的文學、教育兩院特予優先，在下期各設獎學金名額三名，每名各一千元，則下年度所需亦僅一萬二千元，這可作整個計劃中的第一步驟。本人於此謹向全國佛教團體鄭重建議：請即檢討此事的重要性，並速洽請國內法師居士共起輪將。若每人各認捐一名獎學金，則只須十二位大德，即可湊足此數，從而滿此宏願，共成勝舉了！

至於明年春季擴展範圍，增加獎學金名額，雖可列為本案的第二期計劃，但繼續努力推行，極終目標，仍應以每一大專至少均設二至五名獎學金，使佛種普及各院校，有志青年，共沾法益，才是正辦！

佛教教育本應有一套完整體系，如行政組織，學校制度，師資，人事等，牽涉範圍甚廣；且自初

等教育的幼稚園，以至高等教育的研究所，階層既多，規模又大，所需經費人力至鉅；假如沒有政府充分的支持，如日本、泰國一般，那末，我們在現實環境的今日，只能有此理想，而難有所作為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努力推行普及獎學金辦法，在大學以四年級學生，專校以三年級學生為徵選，培育的對象；他們以原有現成的較高知識，與文學修養的基礎，有的還具有宗教比較的明智，一經選定了佛學來潛心研究，對於「中道思想」的契入，「大乘佛法」的運用，就會順理成章的自內心，引起正信，實踐，不久可能成為「法門龍象」呢！所以說這是發展佛教最經濟、最有效的重點主義！

近來西方各國對東方文化，正加以重視；尤其美國，據報載正在籌劃於大學中增設有關東方文化——如佛教一類的課程，這可說是時代漸趨覺醒的前奏！此外，最近在臺大權威教授方博士與本人的談話中，他欣然透露了「下學年美國某大學研究院將聘一位交換教授赫爾頓博士（Dr. Clarence H. Hamilton）來華專講佛學，臺大文學院將為此開一新科目，供學生選修，這消息更反映出西方學術界已正視佛法的價值與效用！當各國正在迎頭趕上，爭相學習、傳授佛法的今朝，我們理應一致珍重自己的瑰寶——民族固有的佛教文化，起而竭誠護持，現在已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親愛的道友們！我願大家團結，警覺，急起！以清醒的頭腦，高度的智慧，熱烈的心腸來策劃這件適時、經濟、有效的大事——設置大專獎學金；並且立即共同合力肩負起這一偉大神聖衛教護國的責任吧！

對西藏反共抗暴戰爭的認識

· 樂 觀 ·



氣氛，正蔓延各地，已直搗鐵幕。

當戰事發生之初，舉世震動，的確，這是震撼亞洲一件大事，也即是世界佛教中的一件大事，像這種近三十萬的僧俗人民集體大抗共革命，在過去佛教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上，是不會有過的，已往歲月中，我們佛教裏雖有不少高僧大德與惡勢力搏鬥的英勇事跡，那都是個人的行動，西藏佛教弟子這次集團舉動，無疑地，是佛教的奇蹟，也正是我們中國大乘佛教開放了一朵鮮麗奇葩，它的芬芳，流遍四方，它的光彩，照耀全球。

今天，我們對西藏這一次戰爭，應有下面幾點認識。

一、西藏為純粹佛教區域

西藏，地處中國邊陲，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其地處險峻，為一高原地帶，有世界屋脊之稱，因其地勢特殊，幾與世隔絕，那兒文化落後，人民思想單純，分前藏和後藏，共有三百多萬人民，大多數人

民至今還過着狩獵生活，一切習慣，亦與外界各別。上次八年長期抗戰，中國許多地方都受到影響，唯獨西藏方面，始終不曾嗅到火藥氣味，說得上它是一個世外桃源。

住在那兒的人們，老少男女，都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就是大家一致崇信佛教，也同緬甸人民一樣，對佛教是傳統的信仰，因為他們從生一直到死，都是沐浴在佛化氣氛當中，故爾養成一種於世無取於人無爭的和平美德，不管世界上如何擾攘變亂，他們從來不聞不問，只是一心向着菩提境界的理想追求努力於心靈的超脫，別無他念。

佛法傳於西藏，始於何時不明，至我國李唐時始盛行不替，其文字仿梵文造成，當唐太宗之時，西藏出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君長蘇朗司登，於西元六四一年，娶唐文成公主，同時，又納尼泊爾王女為妃，二妃皆信佛，文成公主下嫁時，曾提三個許婚條件：一、要鑄一尊釋迦佛像入藏供奉，二、藏王婚後，須要廣佈佛教，三、須普及文教澤及全民，經藏王一一接受後，這才以盛大禮節完成婚事，相傳文成公主下嫁時，她的嫁奩中，還有一大批佛經，文成公主入藏後，不但使漢藏兩族的關係益加親密，而且中國固有的文化及佛教，在西藏也因她而獲得長足的進展，藏王對文成公主十分傾倒，愛戀非常，因她頒佈十六宗教條與律令，使全藏人民接受中國文化的洗禮，藏王並建大昭寺小昭寺等道

第十一卷·第六期

目錄

封面：觀音大士像為清蔣光耀繪	周宜德 2
創設設置大專學生研究佛學獎金	樂 觀 3
對西藏反共抗暴戰爭的認識	樂 觀 8
緬甸嚮應西藏抗暴的吼聲	張廷榮 12
高僧與青年哲學修養	善 心 14
嚮應大專學生研究佛學	圓 明 15
八世紀以後的印度哲學	李世傑 21
宋儒哲學與佛教哲學	朱超然 22
安拿沙的「種子說」與德模克律多的「原子說」異同之處	李孟泉 23
「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工作漫談	無 念 24
讀霍桑的「紅字」	劉 杰 25
見聞錄	27
國內外佛教新聞	27

稿 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藝，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三、凡攻訐私人，謾罵以及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四、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場，大宏佛法。

不幸的是：文成公主入藏九年，便過着婦居的悽清生活，她死於唐高宗永隆元年（西元六八〇年）她的丈夫比她早死三十年，她在西藏的日子，達三十九年之久，在她生前，一直起着漢藏兩族的紐帶作用，這位女性，是中國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之下嫁西藏，不亞於玄奘往印度取經之功。

迨至蘇朗司登五世時，命使請北印度蓮華生上師入藏，遂大興「密宗」教法，此後相承流布即為西藏佛教之「紅喇嘛派」，（藏地稱出家和尚曰喇嘛）至明初永樂間，有宗喀巴大師出，別位一「黃喇嘛派」，建布達那官及三大寺，從那時起，西藏佛教形成「紅教」與「黃教」兩大勢力，後出四人，即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如次分領前藏後藏，外蒙內蒙之教區，代代轉身，以行教化，遂成為近四五百年來蒙滿及西藏青海之特殊佛教。

因西藏佛教文化是由中國和印度兩方面輸入的。故它的本身是另具一種特質，而為今日大地現存佛教之又一大系，西藏喇嘛，他們是一面注重修持「儀軌」，一面又重視學理探討，印度佛教有「五明」之學，（一、聲明——明語言文字。二、工巧明——明一切工藝技術算歷等。三、醫方明——明醫術。四、因明——明考定止邪真偽之理法。五、內明——明自家之宗旨。）其中「因明」學在西藏最稱發達，喇嘛們對「因明」學，為必修課程，非通達此學不能考得「格西」（法師銜），故西藏喇嘛，都具有辯難本領，此外，我國「禪宗」自證自悟的風氣亦非常盛行，西藏喇嘛的思想，不像漢

土僧徒只一心期求來世超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們的企求，是要「即身成佛」，並不否認世界間的價值，所以他們很自然的富於戰鬥色彩，有奮進精神。

西藏佛教兩派，傳統組織已於上述，前後藏人民悉奉達賴班禪兩喇嘛為精神領袖。稱為活佛，藏名叫「呼畢勒罕」（乃化身之義，身死之後，寄胎轉生，接受其前身之位置），實際上也就是西藏的政治領袖，政治與宗教，在那兒是不分的，他們在藏民心理上，是有無上威權，無比的尊嚴，自從多年前因為班禪與達賴二人意見不合，班禪投奔到內地之後，事實上前後藏的政教大權悉操達賴一人之手，藏民對班禪的情感反見淡薄。

西藏地方的風氣習慣，凡人民家中有三個兒子，必須要送一子入寺當喇嘛，其對佛教的信仰情緒，與緬甸頗相類似，所不同的，兒子當喇嘛後，是畢生事業，不像緬甸返俗，西藏佛教，是屬於「北傳」路線佛法，純為「大乘」教理，佛法輸入西藏之後，兩千多年來一直是直線發展，從未受過波折，這一點，也與緬甸情況相同，因之能成為一個純粹的佛教領域。

二、中共迫害西藏喇嘛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就要把共產主義的本質認清楚，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不用說，誰都知道共產主義的始祖馬克思，他是個十足不折不扣的無神論者。第二代列寧，他承襲第一代的衣鉢，對宗教下過這麼一句判詞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到第三代斯大林，他更加透澈，他對「第一屆美國勞工代表團」的談話說：「我們對於宗教，黨不能保持中立態度，並且黨確實在發動反宗教的宣傳，反對所有每一種宗教偏見，因為黨是站在科學的立場

而宗教的偏見則是違反科學的……我們會否鎮壓那些反動的教會人員？是的，我們會鎮壓他們，不幸的是，這些宗教的偏見並未完全肅清，反宗教的宣傳，就是一種手段，俾能完全肅清反動的教會人員，有時，某幾個黨員會妨礙了反宗教宣傳的全部發展，倘若把這些黨員開除黨籍，將是一件好事。」請看，共產黨的策略，他們為了達到反宗教的目的，倒不惜犧牲他的黨員的。

在斯大林時代，從一九二九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俄境內成千成萬的教士被處決或被送到奴工營，教堂改為穀倉、學校、戲院，單單一九三七年一年中，就有一千一百所正教教堂，二百四十所天主教堂，六十所基督教教堂，和一百所回教寺院被封閉，這些，都是共產黨徒反宗教毀滅宗教擺在人眼前的鐵的事實。

至於中共頭目，他們不忘俄共的「教條」曾表示說：「我們共產黨員，可以與其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政治行動的統一，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唯心論或宗教教義」，從共產主義一貫思想體系看來，宗教是共產黨的眼中釘，絆腳石，在共產主義勢力範圍內，宗教徒是沒有存在餘地，這是用不着有絲毫的懷疑。

因為世界上每個宗教的教義，大致說來都是主張和平，主張修善的，共產黨的主張，是要動亂，要鬭爭，他們是以蠻橫為手段，無惡不作為原則，看來，宗教與共產，是天生冤家仇敵，共產黨徒仇視宗教，尤其把佛教當死敵，因為佛教教義包括整個宇宙世間的道理，它的歷史最悠久，號召最大，世界上信佛的人也最多，共產黨徒是要逼着世上的人都走他們的路線，絕對不許人有第二個信仰的，

宗教與共產的性質既然是如此不同，共產黨既不能容宗教，宗教同樣是不能容共產黨徒，宗教徒爲了發揚他的教義，與精神，爲了保護世界上的善人，也就絕不會向作惡的共產份子妥協，這種水火形勢，任何力量也不能改變它的。

然而，世界上的人，有大多數以上是有宗教信仰的，而世上幾個著名的大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婆羅門教、耶穌教、回教、耆那教，每個宗教都有一兩千年的悠久歷史，也都有它高深精密的教義，豈是淺薄的共產學說所能推翻的？世界上的宗教信徒是那麼廣大衆多，又豈是共產暴力所能完全消滅得了的？可是，共產黨徒的夢想，是不會醒悟的，他們始終是要同宗教爲敵的，因爲他們認定宗教是他們的絆腳石，非除掉它才可以放開大步走路。

因之，中共在大陸僥倖獲逞之後，就積極展開他們的反宗教宣傳活動，他們看到中國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且每個宗教多擁有衆多的信徒，要想一時肅清這些所謂「反動份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乃施展他們的魔術手法，分作四個步驟來消滅大陸上的各種宗教：（一）實行欲擒先縱辦法，宣傳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對傳教者不加歧視，使一切宗教組織感到寬大滿足。（二）在各種宗教組織單位建立「政治學習小組」使他們注意時事，與中共的各種政治運動相結合，並學習馬列主義，開始展開反宗教宣傳。（三）是擴大此項運動，阻止教會傳教活動，縮小宗教領域。（四）將教會戴上「帝國主義工具」和「間諜特務」帽子，對教士進行驅逐和迫害。

大陸上各種宗教人士，過去都不曾吃過共產黨的苦頭，受到他們的甜言蜜語宣傳，存着幻想，所以不到幾個年頭，各種宗教組織，全被共產黨摧殘殆盡

！只留下大都市幾個名勝寺廟建築物，和殘餘的老朽教徒裝做門面，作爲他們愚騙國際人士的幌子，表示他們是信仰宗教的，確實，他們消滅大陸內地各種宗教，是很順利，不曾遭遇過反抗，只邊區西藏、蒙古、新疆、青海幾處地方的宗教勢力，因爲情況特殊，不曾肅清，共黨的策略，是由近而遠，先小而後大，邊區的宗教勢力，當然不能讓它存在，同樣是要消滅的，而且認爲西藏地方是他們身上最大的毒瘤。

中共黨徒們，他們知道西藏地方是中國版圖上的另外一個天地，那兒迷信色彩最爲濃厚，宗教勢力最大，是必須要除掉的，他們重視西藏，要征服西藏，不單單是爲了這個，另外還有他們的打算，第一，是西藏地方多黃金，並且還出產好幾種豐富的戰略物資，如果，把西藏搜得到手，則他們貧乏的經濟狀況馬上可以大大改觀，第二，是想利用西藏地方作爲侵略錫金、不丹、尼泊爾、和印度的走廊，因爲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的，所以中共竊據大陸之後，並不以爲滿足，他們懷抱着這種野心，要實現他們這個夢想，所以奪取西藏之心就非常迫切了。

共產黨徒抱着如意算盤踏進西藏大門之後，看到那兒的人民是那麼「頑固」並且強悍非常，與內地民情大不相同，而且對佛教信仰是那麼根深蒂固，每個人對喇嘛都奉爲神靈，喇嘛的地位權威是那樣的崇高，人民只能服從喇嘛，不信任其他，藏民對入藏的共軍，抱定「四不主義」，不知道，不理會，不接受，不合作，那些喇嘛們，又都是有能說善辯的才能，絕不是他們祖先馬克司從黑格爾所承襲得來的「辯證法」所能折服的，這時候，才知道碰壁，「此路不通」！感到技窮，才認識到他們摧毀內地那四套魔術，不能施用在西藏，勢必另作

打算。

共會們有了這個感覺，所以他對西藏的作風，就不敢像在內地那樣雷厲風行，只是採用緩進，他們認爲要征服西藏，必須先削弱喇嘛的力量，於是施展他們的傳家法寶「分化」手段，一面捧舉班禪喇嘛，一面壓制達賴喇嘛，使西藏人民兩個精神領袖分野，不能合作，然後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同時，用銀彈射擊手法，收買小喇嘛，作爲內線，另一方面，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製造事端，加緊藏民精神上的恐怖，限制藏民的自由，軟硬兼施，雙管齊下。中共運用的手法固然高明，用心亦苦，然而西藏人民意志堅強，而他們的思想是把佛教信仰與人生打成一片的，始終不入虎，故爾中共在西藏七八年中，用盡方法，悉皆落空，起不了作用，且因共幹對藏地僧俗人民表現的兇殘蠻橫行爲，反而引起藏民的反憤恨，把他們當作是魔鬼，於是在三年前乃有康巴族組織游擊隊打擊共黨之壯舉，因藏民習慣山地生活，又熟悉道路，不時竄出超羣共軍武器，焚燒共軍倉庫，殺共幹，毀橋樑，使共軍疲於奔命，困難應付。

記得在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間，有一位西藏佛教名師壽仁的喇嘛來仰光朝拜金塔，他同筆者兩度談話，把西藏實況報告甚詳，當時筆者曾寫過一篇「西藏反共的暗流」文字。我在那篇文字末端曾說過這麼幾句話：「由於這位喇嘛報導西藏這個寶貴消息，使我感到佛教信仰所產生之偉大力量，本來，我們佛教的主張是要慈悲忍辱，「慈悲」二字，是佛陀哀愍一切生靈，不願無辜損害人類和一切生物，「忍辱」是說明佛教弟子應當要有一種堅忍耐苦不可動搖的毅力，這種忍辱，是有其限度的，它的力量一旦爲環境逼迫發揮出來的，就是一種堅強不可拔的戰鬥力」，果然，現在西藏僧俗人民不甘中共的

刺奪迫害而發爲怒吼了！成群結隊正式揮動着青天白日旗幟對強暴的共軍抗爭戰鬪起來了！並且最初發動便是三十萬人的浩大陣容！偉大！壯哉！

這件事的起因，是爲了中共企圖要把賴喇嘛劫持到北平去，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以減少藏民的反抗力量，這個，在藏民心理上是何等嚴重的事？試想，西藏佛弟子是把信仰當作生命的，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的靈魂，中共對達賴不利，就等於毀滅全藏人民的生命，他們爲了保持個人的信仰，爲了護衛活佛的安全，逼着拿起原始武器毛瑟槍來向共黨拼命，明知開不過他們現代化的武器，也要挺身一拼！西藏人民是佛的忠實弟子，視死如歸，無所畏懼，這種殉道精神，多麼壯烈！多麼寶貴啊！

當戰事發動之時，中共施用重大壓力，派出大批飛機和大砲轟炸那些義民，展開大屠殺，那種局面，真個慘絕人寰！較之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蘇俄用坦克屠殺兇牙利學生，有過之無不及，那種驚心動魄的慘狀，非遠隔海外的人所能想得到。西人嘗云：「不自由，毋寧死」一個人的生活，信仰，行動等等自由全被人剝奪去了，試問，活着有什麼意思？生不如死，畢竟每個人都是有生存慾望的，既要在世上生存，就得要拿出毅力來同惡劣環境鬪爭，雖是出家的佛門弟子，也不能例外。

這次，西藏僧俗佛弟子對中共發動的戰爭，站在佛教無私立場來看，正是人類最純潔的聖戰，是革命的戰爭，是爲保持信仰而戰，是爲爭取自由而戰，是正義與強權的戰鬪，是佛與魔的戰鬪，它的前途固然不可逆料，但不計是成是敗，終是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戰爭，其精神可貫日月，永垂千古！本來，和平是我們佛教所主張的，也是人類共同的要求，可是，要曉得共產黨徒們是不和平的，不信，請看蘇俄自從所謂「十月革命」成功之後，這三十四年當中，他們不會做過一件和平的事，

所幹的，全是破壞和搗亂，他們是不相信也不承認世界上有和平景象，他們從來沒有與人和平共處的打算，時時刻刻要同人鬪爭，他們只醉心殺人害人，你要同他講和平，他却偏不同你和平，將如之何呢？就以眼前事實來說吧，西藏原本是邊荒之區，那兒的人都是信佛，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而中共七八年來處心積慮蹂躪他們，要征服他們，要統制他們，使他們不得生活，這次，達賴被迫逃走，中共竟派出十萬軍隊，又用降落傘部隊到處跟蹤搜索，那種非得之不甘心的氣勢兇兇，令人聞之不寒而慄！像在那種情況之下，佛弟子就不能再作低眉菩薩，就要做怒目金剛，同他們戰鬪了，我看，世界上佛教徒經過西藏這一次血淋淋的教訓之後，我相信都有了悟悟，不會對魔鬼再它幻想了，如果再有受到共黨迫害的事，他們定能同樣挺身同共黨戰鬪。

今日的佛教，已經不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教，不論是「大乘」思想，「小乘」思想，都要隨着時代進步，方能得到生存，過去佛教弟子的厭世心理，宿命觀念，那是足以阻礙佛教的發展，這時候的佛弟子，是要發揮積極救世救國救人的進取精神，要在人間來建立淨土，要使人群得到現前的安樂，同時對教主，對教團，對同道要有「忠」心，換句話說要愛佛，愛教，和自愛，不容再有自私自利的念頭行爲，要有團結互助心腸，所以我認爲西藏佛教徒從這次的抗暴舉動，是今日當佛弟子應有的精神表現，他們這種慷慨激昂的作爲和犧牲的精神，才算得是對佛教有真正的信仰，才配稱爲是佛弟子，凡是對佛教有真正正見的人，都是這樣看法，除非是喫佛飯穿佛衣而行魔事別有用心的假佛徒，才會說不字。

三、正義終必戰勝強權
這次，西藏發生這個抗暴的革命運動，證明大地上還有正義，自從這個抗暴消息傳出之後，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們，馬上都有了共鳴，一致同情呼籲各自自由國家迅速予西藏抗暴人民以有力的援助，而各地佛教人士，咸皆伸出同情的手，熱烈支持，如自由中國、錫金、不丹、尼泊爾、印度、南韓、越南、錫蘭、泰國、菲律賓、緬甸等各國佛教界，都一致譴責中共的暴行，且有好幾處的佛教徒，集合同中共爲「使館」示威，可見正義精神之高大！

印度和緬甸兩個地方表現的情形，尤爲難得，如印度總理尼赫魯，過去數年中，也許他對中共存有某種幻想，常常給中共幫腔說話，這次，他見到中共在西藏的暴行，立即改變論調，也斥責中共摧毀西藏佛教聖地是可恥的行爲，達賴喇嘛逃抵印度時，尼赫魯更毅然決然對達賴給予政治庇護，款以上賓，印政府並採取充份安全措施，保護達賴，像這種舉動，非大有胸襟氣魄的人做不到，足見尼氏富於宗教同情心。

緬甸與西藏，素無瓜葛，瓦城「緬甸佛教僧伽會」主席宇斗亞亞大師，他對西藏佛教領袖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特向緬文汗那瓦底報記者發表談話，很激昂的譴責中共在西藏的暴行，並形容中共是個「吸血魔鬼」，以他的地位和資望道出這句話，那是何等份量？他現在已經是八十一歲高齡老人，如此表示，可見其內心對中共憤慨的程度。他邀達賴來緬訪問，並說：緬甸各宗教團體同樣表示歡迎，同時，緬甸自由同盟黨派主席宇汝，此次出席美國宗教會議，道經印度時，他向尼赫魯亦同樣表示歡迎達賴以佛教領袖資格來緬訪問，這是何等親切啊！又，仰光市所有各廟寺佛教徒及比丘們，通過緬甸佛教總會，爲保護佛教的自由與尊嚴，一致譴責中共暴行，當緬甸比丘們聽到達賴逃出魔掌安抵印度消息，都是喜形於色，互相傳告，看到這些情形，令人讚美佛教信仰的偉大同情。一個多月來，我們所聽到的，是一片同情聲，不單單是佛教人士關心西藏抗暴事件，就是耶穌

教，天主教，印度婆羅門教，和回教人士，他們也一樣關懷同情，一樣憤慨，同聲斥責共黨，而紐約「世界基督教會議」，並積極發動捐款，救濟那些西藏逃出的難民，可見宗教與宗教，是站在同一立場的，雖然各教的教義有差別，而邪惡顯正的精神是相同的，反共是不分家的，經此一舉，世界各種宗教無形中結成了一個整體。團結為聯合陣營，這一股雄厚的宗教力量膨脹起來，足以幫助撲滅世界上的赤禍。

幾年來，中共戴着信仰宗教的假面具，施用遮眼法術在國內國外玩了不少花樣，也有許多善良的人受到他們的欺騙，而這一次在西藏的暴行，却完全完全暴露了他們真正的猙獰面目，從此誰都認識中共黨徒都沒有人性，再不會去上當了。

據印度報載稱，這次中共在西藏屠殺藏胞的詳細數目無從調查，但在三月二十七日那一天中，中共在西藏焚燒藏民義士的屍體，其數在一萬五千之間，可見這次戰亂之慘烈，又報導達賴喇嘛行宮和其他幾處大廟聖地，被中共飛機大砲毀為平地，另有五千多僧俗人民被中共囚禁，生死不卜，尚有無數佛教金銀寶物和抄本經書被中共搶走，確實，中共黨徒稱得上是俄共的孝子賢孫，處處仿效俄共行爲，亦步亦趨，蘇俄用坦克屠殺匈牙利人，中共就用飛機大砲屠殺西藏人，匈牙利人死在坦克車下的，只有數百，中共殺死西藏人民要超過若干倍，可算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然而，西藏人民對這一筆血債和遭受的巨大損失，我相信他們是不會忘記的。所以，我敢斷定這個戰亂局面一時不會了結，西藏民族性情，勇敢異常，他們有堅強犧牲精神，他們不感到勝利是不會罷手的，固然他們現刻手裏沒有現代化的精良武器，但是他們却有天時地利種種優先條件，會利用他們的各種優先條件作長期游擊戰術，也會把共軍拖死，內部有如此的精神毅力，外有世界各國的同情援助，藏地那群魔鬼，何愁不能降伏，正義終必戰勝強權，是沒有疑問的。

(上接廿頁)

雅利安教會 Arya-Samaj 派——此為

喜悲憫大辯才 Dayananda-sarasvati 所與創。他本名基本商羯羅 Mulasankara，生於一八二四年，父親為婆羅門之濕婆信者。彼二十歲時，出家雲水，研究韋檀多說。一八四八年，入商羯羅系統，得喜悲憫大辯才之名。該系統給予其瑜珈書，使之修瑜珈行。彼依其內容，取死屍作實驗之解剖，結果完全不符，乃棄之而去。後一八六〇年，於馬都拉 Mathura 市，禮盲人婆羅門喜羅王 Viraj-nanda 為師，從之學韋陀，受惟有以韋陀為獨尊之教育歷七年。由此確定思想，自覺為師，捨濕婆派之行，但崇拜唯一神，以濕婆不過為唯一神之異名。對於偶像禮拜，四姓階級，婆羅門特權，幼兒早婚，水浴苦行等迷信不當之類，均極力反對。將薄伽梵古傳等書，列為不道德的黑單之內。喜與諸學者談論，熱心教育。只惜其所主張，多未見效。一八七二年，於加爾各答，會晤卡沙普，受其影響，又廢除從來之裸體，纏用常服；廢除梵語，用信度語，以致將教弘開。一八七四年，於阿拉哈巴 Alahabad 完成其真實義顯示 Satyarth-Prakash 大著。更旅行孟買，與乞教會 Parthana-Samaj 會員交往。翌年設雅利安教會於其地。一八七七年，巡教拉合爾，亦建立雅利安教會，成為後來之根據地。至一八八三年，彼五十七歲而終，教會由會員共同維持。一八八七年，衆會員議金，建大學 Dayananda Anglo Vedic College 於拉合爾市。然而一八九二年時起內訌，分為大學與素食主義之兩派。前者是進步的，重現代教育，以雅利安教會為真宗教，以為應普及於世界。後者是保守的，主持素食，以雅利安教會為印度教而不適合於世界性。有很多傳道師，設支會於各地。對社會活動，較梵教會尤為有力。彼以韋陀為絕對，屬於古正統婆羅門之思想。所異者，為不認梵書部分為絕對，而以韋陀神歌 Mantra 為神語，包含一切真理。即凡過現未來學術諸事業之發達，無不有所包容。從之謂雅利安教會，立於印度人的印度宗教確信之上，顯然與此皆不符。而梵教會的諸宗教調和思想

，並非為梵度人之幸福。雅利安教會的國民自尊，也未必為中庸之道。

神智教會派——這是布萊特技夫人 Ma-

dame Blavatsky 奧爾柯脫上校 Colonel Olcott 所創立。對於教育，有奏效之處。主張一切宗教，依真理皆應統一。如善分別主 Svamin Vivekananda，曾於芝加哥宗教大會，集合信徒弟子，揮廣長舌，出有幾多之著作。也派有布教師，往駐英美。一八九〇年以後，率陀錫迦 Darbhanga 大王 Maharaja，作過一種運動 Bharat Dharm Mahamandal，努力於社會之改革，以迄於今。以上諸教會派，一併說來，都無何等確立中心之教理。且設立者，亦無特殊人格之感化，不能滿足一般人宗教心之要求。結果遂不免與迦羅等改革派同一命運，被消歸於印度教，成為印度教中之一波瀾。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皆跟着種種思想及社會之運動，要皆不出乎宗教的印度教之範疇。印度教，誠可謂一名符其實之宗教。

(上接十一頁)

，都認識到中共口頭所說信仰佛教的話，全是欺人騙人的謊言，由是緬甸人對中共的信心，更加大大打了一個折扣。

同時，臺灣「中華佛教文化館」，於去年十二月間，贈送了一部影印精裝「大藏經」和一部「中國佛學大辭典」與緬甸佛教聯合會，這件事，無形中揭破了中共的陰謀，中共不斷對緬甸宣傳，說臺灣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臺灣地方沒有佛教，既然如此，何以能够印出這樣一部精美的「大藏經」？而且紀念二千五百年佛誕的印刷物，在緬甸人民的心裡，這是一件大事，非有政府助力是難能完成的，可見臺灣國民政府是信仰佛教，一方面也可看到臺灣佛教非常發達宏興。

由於有以上這些情形，所以緬甸全國僧俗人民對這次西藏反共抗暴運動熱烈響應，發出吼聲，現在緬甸的情況是如此，至於將來如何？我想，也還要看我們自己怎樣地做法。

五月五日於仰光民國四十八年



緬甸嚮應西藏抗暴的吼聲

樂觀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戰爭發生，世界各國愛好自由人士，和各國如自由中國、韓國、錫金、不丹、尼泊爾、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緬甸、錫蘭、日本、馬來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佛教徒，以及其他各種宗教教徒，咸皆憤慨！同聲譴責中共在西藏之暴行，一致熱烈支援西藏抗暴行動，本文所寫，乃是關於緬甸方面熱烈嚮應的紀錄，特報導於我自由中國佛教同道之前，藉以明瞭今日緬甸反共情形之一般。

自從三月二十日，得到新德里，印度政府發言人，路透社，與印度道義通訊社三方面的報導，中共匪軍企圖用武力逮捕達賴喇嘛，已在拉薩引起藏民的武裝反抗戰爭，已經進入第三日，緬甸佛國人民，對佛教的事，一向是很敏感的，在報紙上得到這個驚人消息，立時都有了驚覺，咸為達賴喇嘛之安全耽憂。

二十一日至三十日那十天當中，在各國電訊中，知道達賴喇嘛已逃出拉薩，而中共派出五萬大軍並降落傘兵，追蹤搜索達賴喇嘛，不丹、尼泊爾兩地政府準備給達賴以政治庇護，當時緬甸佛弟子們，也有這個打算，都為達賴祈禱平安逃出魔掌，直到三十一日，得到達賴喇嘛已經安全抵達印度東北邊境亞森省的消息，印度政府表示予達賴以政治庇護，大家心裡才放下疙瘩，不覺喜形於色，唱言「善哉！善哉！善哉！」緬甸人民對達賴何以如此關心？是因為緬甸與西藏同是佛教領域，同是佛法化土，且與西藏毗鄰，西藏受到災禍，緬甸也就感覺有切膚之痛。

緬甸人民對中共在西藏製造的這個罪行，有無比的憤慨，出家比丘，尤為憤怒，首先，「緬甸各派僧伽會」主席宇桑羅亞大師，向緬文報記者發表談話，很憤激地譴責中共這個暴行，他說：「中共迫害西藏，對西藏人民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窮追不捨，幸能逃到印度，中共行為，如同『吸血魔鬼』一般，西藏由二千五百多年以來，是佛教聖地，有為數最多的佛教徒在西藏度著和平寧靜的生活，但中共極端殘忍的破壞佛教傳統，使西藏佛弟子在近年來的地位及習慣起了無限的變化，共產黨是無宗教信仰的，而且施政又是那樣暴虐，所以共產黨的主義早為各宗教徒所共棄」，他又說：「達賴喇嘛是西藏活佛，如今他遭到苦難，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均抱以同情及惋惜！祝福達賴喇嘛紅利歸來後，永遠地幸福快樂」最後，他邀請達賴喇嘛來緬訪問，並說「不獨緬甸佛教徒熱忱歡迎，緬甸各宗教團體同樣表示歡迎」。宇桑羅亞大師，他今年已經是八十一歲高齡老人，以他的地位和資望，道出這一番話語，可見其內心憤恨情緒？自從四月九日緬文汗那瓦底報揭發這個消息之後，全緬各地很快地湧起一股反共怒潮。

潮。

十日，這天，仰光市所有各緬甸寺廟的佛教信徒，及出家比丘們，通過「緬甸佛教總會」，為保護佛教的自由及尊嚴，一致譴責中共破壞佛教的暴行。經此一來，全緬各地正式展開嚮應西藏抗暴運動。

從十三至十六日，這四天，是為緬甸一年一度最重要之「潑水節」日子，十七日，又是緬甸新年元旦日，已往的情況，這幾天是緬甸人的幸福日子，個個狂歡，今年為了西藏事件，大家情緒不像已往那樣熱烈，也減少了很多點綴節目，都忙著推進嚮應西藏抗暴運動這個課題上。

十八日，這天，仰光市「緬甸僧伽各派聯合總會」，暨各民族團體，各反共社團人士三百餘人，下午四時齊集大緬甸民主黨總部，舉行一個支援抗共的神聖行動，由僧伽聯合總會主席喀波達大師主持，他在會上致詞稱：「所謂災禍者，有三種分別，是為個人災禍，國家災禍，世界災禍，而目前共產黨之暴行，已是嚴重地危害整個人類與全世界人民，所以你不警惕留心共產黨的侵略，將來終有一天嘗到苦頭，那時後悔莫及了，余在這裡敢忠告諸位，緬甸是深受共黨的威脅，如果要說共黨的罪行，是說之不盡的，共黨不但破壞佛教，屠殺佛教信徒，而且正伺機蠶食別人的國家，如果我們不提高警覺，我們緬甸會被共黨所侵略，如中共在統治中國大陸之後，進軍西藏，迫害西藏佛教，歷史告訴我們，西藏是世界屋脊，西藏不但與我們緬甸是同一種族，而且同一個佛教信仰，今西藏活佛達賴喇嘛已在備受中共之迫害下逃到印度，中共之迫害西藏佛教，已於七八年前開始，那時西藏民族即有反抗之行動，現在只是這個行動總爆發而已，因這種反抗共義舉，已有一萬五千名西藏佛教喇嘛與人民受到拘捕與殺害」，又說：「我以宗教立場來說，像西藏事件中，共摧殘佛教，即是摧殘了我們的宗教，所以我們要聯合世界上各民族各宗教人士，共同團結起來打倒萬惡的共產黨！消滅共黨加於人類之災禍，如果我們不聯合一致，我們將無法獲勝，我們要在共產黨未到來之前做好防衛工作，不能等候共黨將枷鎖套在我們身上始來反抗，歷史告訴我們，共黨統治下的人民，是很難順利進行抗共工

作的，所以今日余之高呼抗共，是爲了至愛我們的佛教，和我國人民，余決定參加這一行動，決定視死如歸幹下去，余最後祝抗共工作勝利成功」。

接着，民主黨黨魁德欽巴盛說話，他堅決支持西藏人民的抗暴行動，揭發中共種種罪行，並勸應略達達大師邀請達賴喇嘛來緬訪問之宣言，最後，他呼籲亞洲人民共同聯合一致抗共，即亞洲人民將獲得平安幸福。

繼而又由緬甸各反共社團，各民族團體主腦，德欽瓦盛，仰光大學學生代表哥尼梭，哥藝敏等二十餘人發言，均一致斥責中共在西藏之暴行，說中共屢次殺戮千西藏佛教僧徒及人民最大的罪惡，可耻的行動。

大會當時通過抗議中共在西藏之暴行，與支持西藏民族之抗共行列，並決定舉行一個包括各民族、各宗教、各反共社團聯合抗共示威大會，當即成立籌備委員會，由「仰光市僧伽聯合總會」、「緬甸民主黨」，「仰光大學學生聯合會」共同負責積極推動。

在這種空氣之下，看到緬甸佛弟子們，對西藏抗暴運動，尚且伸出同情的手，熱烈支持，表現得如此激昂，筆者站在自由中國佛教立場，不能不說幾句同情的話，於是撰寫了一篇「對西藏反共抗暴戰爭的認識」長文，發表在華文報上，以喚起僑胞大眾之注意，內容分爲三段：一、說明西藏爲一純佛教領域，及與中國之淵源歷史關係。二、指出共產黨本質是不容有宗教存在的，中其所以積極迫害西藏喇嘛，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要消滅西藏的佛教，同時也是饑涎西藏的黃金，和出產幾種豐富戰略物資，並且兼有利用西藏作走廊以便侵略錫金、不丹、尼泊爾、印度的企圖。三、料定西藏戰事短時期不會了結，西藏民情勇敢，勢必得到勝利方罷手，雖然目下他們沒有時代化精良武器，馬上把共軍趕出西藏，他們終必會利用那兒各種優先條件進行長期游擊戰爭，也會把共軍拖死。該文由自由日報用社論版位，從十九日起，連載四日，緬華佛教有此點綴，倒不見寂寞。

十九日晨，故都瓦城地方，有五千緬甸出家比丘和在家信徒，集合在當地榮耶渡大寺，舉行一個支援西藏抗暴運動的示威大會，主持人爲瓦城「各派僧伽聯合總會」主席宇賓雅威達大師，會中尙邀請有勃生地方高僧宇藝瓦達大師參加主席致詞說：「我們的鄰邦西藏，素爲佛教聖地，藏人普遍崇信佛教，因此西藏的風俗習慣都依賴佛教宗旨相安無爭，又因西藏地勢較高，幾與世界隔絕，故西藏在已往的歷史上很少發生內鬨，如今中共欲達到侵吞世界野心，不顧世人指斥，乃盲目發動反對宗教的行爲，更對佛教殘忍迫害到極點，今天，我們佛教徒不忍再看到中共繼續殺害西藏佛教徒，特予呼籲」；又說，「西藏是佛教的區域，其地勢北爲蘇俄，西爲印度，南爲緬甸及巴基斯坦，統計其面積四十六萬方公里，人口約三百餘萬，比緬甸人口減少六倍，西藏的性質，與緬甸、印度、錫蘭等國相同，因爲這都是崇奉佛教的國家，今天，西藏許多寺廟聖地被中共用飛機大炮炸毀了，中共這種侵略行動，無疑是向一些佛教國家

正面抵觸，我們決不能讓中共繼續對佛教有任何不友善的表示，更不能讓中共再殘殺西藏的佛教徒，我們堅決反對中共正施為的這種暴行，除嚴詞譴責外，並呼籲中共停止不再向有佛教信仰的國家挑戰」，又說，「中共欲俘虜達賴喇嘛為人質，擬壓低藏人反共情緒怒火，所幸達賴早經獲悉中共陰謀，逃出魔掌，此種情形證明中共與人訂立的任何條約都是等於廢紙，如今中共迫害西藏佛教，已使亞洲人民更認識了中共的豺狼面目」，最後大會通過下列數項決議案：

- 一、西藏佛教徒遭受中共的殘殺迫害，中共並毀壞西藏佛教喇嘛寺，此種殘暴罪行，吾等堅決反對。
- 二、中共依賴武力橫行無忌，施以最殘忍的手段，破壞西藏的傳統習慣，剝奪西藏人民的信仰自由，破壞佛教的尊嚴，我們本人道正義精神，呼籲大家起來共同制裁。
- 三、我們的鄰邦西藏佛教聖地，已成腥風血海，緬甸同是佛教國家，我們不忍心讓同教的教徒們繼續處於鐵蹄之下，繼續遭中共的殘殺，爲了西藏佛教徒的悲慘命運，我們深表同情，盡力支援西藏抗暴行動。
- 四、今天我們如此示威，呼籲中共從速停止在西藏殘害佛教的舉動。二十二日，這天上午十一時，大緬甸黨主席巴茂博士，爲西藏事件，在仰光市巴蘭路寫字樓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該黨對西藏問題的意見，其印製的意見書中，約爲以下數點：
- 一、高喊着打倒殖民地主義者，打倒侵略主義者，及掛着和平共處招牌的共產國家，無論它是怎樣的高呼，其言詞現已成爲無聊無耻的謊言。
- 二、在過去二年前，處於蘇俄軍隊鐵蹄踐踏下的匈牙利抗暴事件，與今日所發生之中共殘殺西藏人民的事件，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 三、中共現在進行武力迫害西藏，却是我們緬甸一個很好的前車之鑑的教訓，不但緬甸與中共區相鄰，亦是與中共訂立和平共處五項諾言簽字的一個小國，在過去半年內，中共向着亞洲東南部之泰國、印尼、高棉、寮國盡了各種努力策行使其爲他們的附庸國家，現在，中共又向西邊我們的鄰國策動，且將印度北部甚多之印度屬地在發行之地圖上，另外染上了色彩，在尼泊爾與不丹，中共已進行了使該國成爲其俯首聽令的國家，緬甸之東北古浪、片馬、岡房等地區，亦由中共向緬甸政府公開提出要求，與在緬甸一些土地內中共軍隊進駐等事，已是否認的侵略行爲。
- 四、西藏乃是自由信奉宗教與愛護自由的民族，而中共對西藏所施行的政策，全是一種暴力，中共與西藏曾訂有十七項條約，承認西藏爲特別區，許其自治，中共今竟撕毀條約，不能遵行，西藏民族之要求自治與信佛奉宗教之自由，而該項愛護自由民主之要求，均被中共視爲叛變，施

以重大壓力，以致遣派近十萬的軍隊進入西藏強行統治，屠殺僧俗人民，使西藏活佛達賴喇嘛逃離西藏，在中共的飛機炸彈與機關槍之下逃到印度。

五、中共軍隊以最慘酷行動在西藏各地進行破壞佛教聖地，與殺害佛教徒衆，在中共之子彈下，死屍遍野，拉薩市已成廢墟，中共軍用飛機大炮轟毀了達賴喇嘛的行宮，西藏目前已成爲流血成渠之被迫害土地。

六、看到目前所發生西藏之情形，因此我們與印度應提高警惕與教訓，似此事件，雖然目前只是西藏民族所受到的，但在明天後天，亦可能成爲我們面臨的事件。

七、爲了避免我們緬甸將來不致發生這種禍患，我們應當預爲衛防，故我們對西藏之事，應視爲我們的事一樣，因此，我們對中共在西藏之暴行，堅決反抗，並盡力援助西藏遇難民族，揭穿中共侵略者的猙獰面目，呼籲全世界共同制裁。

巴茂博士接着又對記者表示說：「該黨所發表這個聲明，並不是對着全國人民，係對統治大陸的共黨，關於緬甸邊境三個地方，在英治時代，國民政府始終並無提說是他們的土地，而今中共始說爲他們的土地，這分明用此藉口作爲緬甸的張本」，又說，「關於西藏所發生之事件，將來可能在緬甸發生，因爲緬甸在戰爭與經濟上，都比西藏重要」，巴茂博士並贊同邀請達賴喇嘛來緬訪問，使其將中共在西藏之暴行公開向世人宣佈云。

同日，緬、中、英、印各大小報章一致公佈聯邦政府宗教部指導處長盛氏，爲緬共到處破壞佛教，散發「無佛論」冊子，特致書全國高僧，請求高僧勸導善男信女，勿受共黨愚弄，以避免共黨所加之危運的消息。

二十四日，緬文時代報，和其他幾家大報，均一致揭發中共在西藏之暴行，並將緬共在山巴打毀佛像的佛首、佛腳、佛身殘破石頭製版登在報上，並繪有一張大漫畫，以大金塔爲背景，塔下站着兩個負槍的緬共，兩人指手畫腳，指着金塔上的金子說，「這些寶貴東西放在此地無用處，我們要想法子拿來用」，充分描畫出緬共的心理。

同日，聯邦政府宣傳部指導處所發行四月份「聯邦國民」雜誌上專載一篇題爲「緬甸聯邦佛教之最大災禍」的評論，內容包括國防部教育與心理作戰部所發表有關緬共及白志願叛軍及其他叛黨在進行毀滅佛教的情形，其中揭發緬共貪德欽於一九四四年開設之訓練班上對共幹灌輸攻訐佛教言論小冊，並且所演講的「無佛論」，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佛教是緬甸貧人的敵人，其認爲獲得機會時，一定要破壞佛教。又揭發共貪德欽丹敦，昔年他在仰光大金塔上，對着前吉仁部長蘇山波陣說：「這個大金塔上的金子，是爲無用的之物，如果有一天我當權，要將這大金塔上的黃金拿來用在國家」，該文結論，呼籲

全緬佛教徒及人民，明辨是非，切勿受愚，共同協力消滅此佛教之敵人。

上面這兩個消息，雖說與緬西抗暴運動無關，但緬政府在這時候發表這樣的消息，那就意味深長了，這樣一來，無形中導致了緬甸全國一股不可遏止的反抗洪流。

二十六日，這天，仰光的氣候的熱度，在一百〇六度以上，而緬甸全國支持西藏抗暴運動的洪流，也就澎湃到了高潮，緬甸唯一聖地大金塔上，在這一天舉行了一個空前熱烈的雄大的反共抗暴示威大會，出席大會的人物，包括有緬甸各民族代表，各種宗教人士、各學校、各社團、和華僑反共各團體，仰光各緬甸寺廟比丘及在家男女信徒，共五千餘人，下午一時，大會揭幕，雖然熱浪襲人，頭昏目眩，但是出席大會的群眾，都抱着極大的熱情從大金塔四門擁來，參加的隊伍，有的扛着各色大幅標語，有的都手執小旗，上面都寫有中、英、印各種文字，也全是些反共的標語，大金塔上，到處人頭鑽動，有緬甸人、中國人、印度人、錫蘭人、暹羅人，也還有英國人、美國人、中外記者們，擠在人堆裡忙着攝取鏡頭，剛要開會的時候，有聯邦政府宗教部和宣傳部派員到場散發反共文告和小冊，那種熱鬧場面，是大金塔上有史以來的第一遭，已往不計怎樣盛大的佛會，也沒有這樣的局面，看到那種情景，真令人興奮，讚美佛教信仰的偉大。

大會，由仰光各派僧伽聯合總會主席略汶達大師主持，開會時，先由「亞洲人民反共同盟緬甸總會秘書長喀梭梭領導群眾高呼口號：『西藏事件是我們的』！『西藏要獲得自由』！『我們要支持西藏的抗暴運動』！『抗議共產黨迫害佛教』！『無入道的共產黨我們不須要』！『打倒破壞宗教中共魔鬼』！『祝達賴喇嘛健康』！『祝西藏抗暴勝利』！『亞洲佛教人民起來吧』！『我們要團結組成爲反抗共產黨的洪流』！『自由世界堅強』！『侵略魔鬼共產黨早日死亡』！『祝緬甸獨立永久』！

群情激昂高呼口號畢，由略汶達大師起來致詞，他說：「中共在西藏所進行摧毀佛教與屠殺西藏僧俗人民的事，使受害的西藏人民在數千數萬以上，中共這次迫迫西藏佛教，已證明中共是與佛教爲敵，世界共產黨的進行破壞佛教，都是同出一轍的，他們對付每個宗教是一樣，因此緬甸聯邦政府宗教部指導處已經發出呼籲，揭發緬共進行破壞佛教的事實，要人民警覺，並謂現時已達到起來摧毀共黨的時候了，同時，前日瓦城數千僧侶及信徒們，亦於前日舉行了一個示威大會，譴責中共在西藏之暴行，對破壞佛教之魔鬼共產黨，我們應一致起來將他們制裁」。

接着，由緬甸民主黨魁德欽巴盛演講，大意謂：「共產黨乃是一種無宗教無階級與無父母人倫的主義，共產黨所行所爲，是破壞人倫與宗教的，所以我敢指出共產黨是宗教的仇敵，希望人民起來，一致對付此共產黨魔鬼，如果亞洲國家不承認中共，則中共在亞洲就可喪失了它的瘋狂，中共目前在北平又

放出了惆悵與準備侵略言論，所以我認為亞洲應在這時候收回中共所簽定之協定，及斷絕與中共之關係，這樣，中共將無能逞強了，亞洲如果都這樣制裁中共，亞洲將安靜無事，因此，我們認為目前西藏之事，亦是我們緬甸國家之事，德欽巴盛又指出中共在亞洲進行威脅破壞亞洲和平的事實說：「中共出兵朝鮮，協助北越，威脅東南亞，又進行威脅緬甸，這樣的作為，中共乃謂要人民走上天堂，但是，目前在中國大陸的人民，已在吃『飛機粥』了，（指食觀音粉粥）世界自共黨得勢後，已有約十億人民在共黨奴役下過牛馬生活，共產黨侵害佛教，是與宗教為敵，乃是全人類的敵人，這次，中共侵略亞洲，奪奪面目全非了，這是亞洲人民的一個非常大的危機，因此，我們要呼籲亞洲人民共同起來對付這個魔鬼，予以制裁。」

繼由緬甸聯合總會主席陳洪安講話，他說：「各位高僧，各位親愛朋友，今天大家如此熱烈在聖地開群眾示威大會，本人得參與其盛，甚為興奮，佛陀以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為本願，此次西藏人民遭受中共迫害，達賴活佛及其隨員逃亡印度，西藏人民憤而舉義抗暴，可見中共所謂信教自由，全屬欺騙謊言，和平共處論調，乃屬糖衣毒藥，今天召開這個雄偉的僧俗示威大會，支援西藏被壓迫的佛教人民，此乃正義之舉，我旅緬自由僑胞，一致擁護與支持，謹祝大會成功，全緬佛教人士康健愉快。」

隨後由各民族代表、各社團代表、各宗教代表相繼發言，均同聲譴責中共在西藏不人道之暴行，呼籲亞洲人民起來，對中共予以制裁。

大家演講完畢，當即通過九項提案：一、大會一致通過抗議中共在西藏之暴行。二、通過支持西藏民族獲得勝利自由。三、通過聯合自由亞洲國家及諸佛教國家，向聯合國提出控訴魔鬼中共之破壞佛教破壞西藏自由之罪行。四、通過要求中共退出西藏境內。五、通過以中共強暴及侵略與恐嚇之行為，乃是亞洲威脅，要求收回欺騙之和平共處五原則之協定。六、通過因中共破壞宗教與屠殺行為，呼籲大小自由國家與中共斷絕關係。七、通過支持西藏及達賴喇嘛抗暴求取自由之行動。八、大會祈禱佛教萬歲。九、通過公佈共產主義乃是宗教自由及人類之仇敵。

上面所寫的，乃是一個多月以來緬甸各方面響應西藏反共抗暴之一般情況，全是實錄，也許有人問，從來不曾聽說緬甸人民對中共有不滿的行動，這次，對西藏的事，何以如此激昂？何以全國僧俗人民一致奮起抨擊中共？似乎比其他地區還要蓬勃熱烈，做的更加出色，更加動人，是何故歟？

說到這個，自然有它的因由，絕不是偶然的，首先，我們要認清緬甸政府的國策，它是反共的，雖然因某種情形緬甸政府與中共訂有邦交，承認中共，那是另一回事，實際上緬甸政府乃是反共的政府，緬甸獨立十多年以來，國防軍無日無時不在剿滅共產叛軍，看清楚了這一點，就明白這次緬甸僧俗人民一致熱烈響應西藏抗暴舉動不是偶然，其次，緬甸與西藏是鄰邦，又是同一佛教信仰

的民族，雖然彼此佛教的傳承不同，而佛教是不分家的，從他們喊出的那句「西藏的事是我們緬甸的事」的口號，就可明瞭緬甸人民的心理與精神。

還有一個因由，我也應當把它說明，就是中共自己折穿了他們的西洋鏡，同時，也是我們努力所致，這裡，我不妨詳細指說出來，當中共強佔大陸最初那幾年當中，確實，緬甸方面的空氣是很沉悶的，因為中共積極向國際展開宗教攻勢，對緬甸方面，施展一連串的魔術手法，一再派員所謂「佛教代表團」，「佛教訪問團」來緬大肆活動，同時，又運用銀彈射擊方法，大量捐獻，單仰光幾家中國寺廟，每家送了四百元，供養緬甸比丘，尊敬三寶，像該有介事，做的逼真活現，接着中共在西藏奪來一座赤金寶塔，裡面裝上一塊什麼骨頭？當作「佛牙」搬到緬甸來給佛國人民瞻禮，中共的「統戰」方法，倒也用的恰當，這一着，的確做的很妙，居然轟動全緬，緬人看到那一座金晃晃的寶塔，上面還鑲有珍珠七寶，目迷五色，也不去研究塔裡面是塊什麼骨頭，就當作「佛牙」尊敬禮拜，香花供養，那塊骨頭在和平塔地方擺放了幾個月，天天都有成群的善男信女前去磕頭禮拜，獻金作功德，這一筆收入，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算是中共做了一筆如意買賣，中共黨徒聰敏，真是一舉而數得，只因那時自由中國當局忽略了國際佛教宣傳，沒有注重爭取工作，緬人只見到共匪的活動，只見到共匪的表情，對自由中國認識模糊，自然容易受共匪的麻醉，把中共當作是真正信仰佛教的，也就相信共匪說的話，認為臺灣政府當真是基督教的政府，臺灣地方當真沒有佛教，不知不覺對中共起了幻想，受到中共的欺騙。

直到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初間，中共突然派軍侵入緬北片馬、古浪、岡房、三個地區，向緬甸政府提出要求，說以上三個地方原本是中國的領土，要緬政府承認歸還中國，（此事至今未了結）這樣一來，緬人感覺到剛剛雙方訂立和平共處五原則條約，而且「佛牙」回去不久，馬上槍砲接踵而來，進行侵略起來，這時，緬人才開始有了警覺，認識到中共黨徒口是心非，對他們的信心，也就開始動搖了。

再加重着去年我國雙十節「國慶日」，因為中共駐緬僑大使看到華僑每年慶祝「國慶」的熱鬧情形，兩眼發火，昨天乃施用政治壓力，逼着緬政府不讓華僑有慶祝舉動，於是仰光地方一般愛國的僑胞乃轉變念頭，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愛國情緒，在忠貞僑領領導之下，大家捐助了一萬多元，依照緬國風氣習慣，定在「國慶」這一天，假自由精神俱樂部開會，舉行大布施，歡宴緬甸佛教一百〇八位高僧，藉以聯絡中緬佛教感情，僑大使得到這個消息，覺得與他們不利，於是又運用政治壓力，逼着不讓舉行，後來，還是得到緬甸佛教同情，僑供布施節目，臨時改在緬寺中舉行，應供的緬甸高僧們聽得這個訊息，個個心裡都不愉快，覺得中共幾年來不斷宣傳，口口聲聲說他們信仰佛教尊敬三寶，何以華僑發善心布施齋供和尚，而不讓舉行？這分明是不讓人為善，破壞佛教傳統習慣，也可以看出中共厭惡佛教厭惡和尚的心理，經此一來（下轉七頁）

高僧與青年哲學修養 (二)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八

偉大的孤獨者

孤獨啊！四顧茫茫，人鳥俱絕；夜間有鬼怪舉火，燭若繁星；孤獨啊！跟隨的人，一個一個的退去；孤獨啊！只有焚師，在處處路絕處處行。

一、玉門關的孤零與虔誠——處處路絕處處行

各位讀者：在上一期我們指出，二十六歲以前的玄奘。二十六歲以前是肯決其志，二十六歲以後，則於踐履其志，踐履出之以肯決，肯決以後隨之以踐履，這是古今哲人一種不變的律則，不過焚師比較更堅卓貞烈罷了。焚師在京出發，是和一秦州僧叫李達的，同路到了秦州；秦州停一宿，又逢蘭州伴侶，又隨同至蘭州。又一宿，在蘭州又遇涼州人，因送官馬回去，所以又同路到了涼州，在那裡停了一個多月，並乘停留之日開始講經，因為此地是通西域的要路，在講經的日子裡，來往的人，都聽到焚師的名，並說要西行求法，因此西域，已因商旅的傳聞，而都存一歡喜的心情了，這時都督李大亮，奉命不准百姓外至蕃地，聽焚師從長安來，要往西遊，亮聽了恐怕出事，所以強迫焚師回京，正在此時，有惠威法師，知焚師之志，所以秘密的派了惠琳，道整兩位弟子，送向西行，晝伏夜行，到了瓜州，焚師訪聞北行五十多里，有瓠蘆河，傳云此河及當時情景云：

「有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峰，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未發之前，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

焚師是一個人，又在此一人間，當然與一般人是不同的，即才立志時，即受阻，我們不可能對一件事，尤其一件大事，有步步扣緊照所預算的如意，他只是決定作，就去做，焚師作這一件大事，正是處處無路，處處路絕，處處再重新開始，從長安到秦州，本不知如何去蘭州，從秦州至蘭州，又不知如何到瓜州，到了瓜州，前途的艱難更多了，瓠蘆河水深不能渡，玉門關嚴禁不准渡

，乘馬又死，上峯捉拿之命令又至，這一層一層的艱難，一層一層的路絕不通，此時如照常人行之，即不能行矣，然而焚師，所持者為絕志，絕志中有精誠，能精誠其絕志，即可隨在絕處逢生，如傳云他在瓜州重重艱難在前，一條路絕，不知所從，傳中描述他：「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這兩句話，正是實情，「不知計出」，表示看路是絕了，表示前途途確是艱難，「沉默經月餘」，更說明他在艱難中未退敗，在絕路中還要開新，沉默經月餘，正是他那誓死西行之志，始終在精誠與勞苦中運作，這運作仍是肯決與踐履之綜合，我要特別說明的，沒有肯決一誓死西行之志，此時身心就很難受得住了，可能也要磨得病倒，西方哲學故事說有一條牛，擺兩個方向兩種同樣愛吃的草，而離開的距離，也是同樣的，結果，這牛竟不知所從以至累死，動物如此，人也有此一根性，假使焚師對西行之志，還有絲毫的偷心，有絲毫的假借，有絲毫的不純一，當遇此等艱難，就必更增加自己的痛苦，且西行亦決不可能成功，而精誠亦不能至如此地步，其勞苦與純一，亦不致有如此專篤，一絲毫差，則一切差，一絲毫走樣，則一切走樣，說這是科學精神也是對的，說這是神聖行誼，也是對的。

二、西路艱險，縱死中途非所悔

焚師在瓜州，正在這些憂痛中，州吏叫李昌，是一崇信之士，乃密將查辦的牒文給焚師，並有一段精闢的問話說：

「法師就是這牒文中指的人嗎？」李昌問。

法師遲疑了很久，未予答復。

「法師要說實情，若真是，我弟子當為你設法。」李昌。

焚師這時乃真實以告，李昌聽了，深為感動，並說這是希有的，並當法師的面，毀却文書，但仍說，法師要早去，焚師在此時，格外的增加憂惱，因為「沉默經月餘」了，但尚「不知計出」，而州吏雖不提拿，却叫早離瓜州，此時焚師能行固要行，不能行也要行了，處此時也，當然是要憂惱的，這裡要注意的，憂惱不即是灰心退志，決不是的，憂惱是正視此艱難，是面對此艱難，是如何克服此艱難的必然行程，必然一不容自己之態度與人生性情，易經中孔子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文王、周公、孔子衝破和克服人類的憂患

而有大易之作，正視一崇高事功之艱難與解決，而向自己出之以憂痛，這即是悲心，這即是窮理盡性，能盡理性，（盡者是百分之百的功用，假使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不是盡，故要盡而總有所不能盡，有所不能盡而求其盡，故人一直可爲，一直可絕而不絕，而終可通可生可成）必然轉出一極莊嚴的道德實踐，或者轉出一虔誠的宗教祈求，樊師即順此而作宗教的祈求。傳云：

「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惠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買得馬一匹，但苦無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彌勒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

經樊師兩度禮請，果然有一胡人來，願求樊師受戒，並送餅菓給樊師，法師看出這胡人聰明矯健，容貌又恭敬嚴肅，乃告以西行之意，胡人答應樊師，願送他過玉門關過五峰，法師聽了非常歡喜，乃準備衣資，買馬而定行期，他一日走到一草野地，這一胡人又同另一胡人老翁乘了一匹瘦而赤的老馬來到，法師看此胡人又帶一老胡人，心恐另生事故，正在憂悶不解時，胡人說：這老人對西路很熟，他來往伊吾，有好多時，所以同他一起來，想請老人協助耳，這是樊師和老胡人又作了一度極懇摯的談話。

「西路險惡呀！有沙漠河道的阻隔，路途又遠，有鬼怪魘魅和熱風，很不容易到達啊！有時很多人結隊成行，還時常迷失前路，法師，你單獨一人，怎麼可行呢？願你自己好好斟酌，不要看輕自己的身命呀。」老胡人這樣向法師說。

樊師回答老胡人說：「貧道爲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

胡翁說：「那你一定要去，就乘我這匹馬吧，這馬往返伊吾，有十五度了，既強健又知道道路。法師的那匹馬，太少，不能遠行啊。」

以上的對話，那我們即可知道，處處在考驗一種絕志，處處又在體現一種精誠，我前面說過，絕志中是沒有私毫偷心的，絕志中是直認着勞苦，是承擔着犧牲，比如到過西域確有體驗的老胡人，也指出「西路險惡。」更指出「單獨」西遊，是一種輕身命的舉動，這在指出，西行之所以莊嚴與神聖者，因其思想中，必須把一切偷心死得乾乾淨淨，完全是一必死的行道精神，樊師也確是如此，「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樊師肯決了一承擔死的精神，此是真肯決，是真精誠，「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艱難不可怕，只要有吾人之精誠在；艱難不必是不能克服，只要有吾人之精誠在。

樊師和老胡人一段談話後，即顯示樊師之精誠，一面感動老人，一面即在指導其行程也。

樊師換了老胡人送的馬，和老胡人分別，就整裝行李，和那從樊師受戒的青年胡人，在夜裡三更許時辰，就出發了，到河邊，遠遠地看見玉門關，去關上流十多里，兩岸寬有丈餘，胡人乃砍伐附近樹木爲橋，再在橫倒的樹上，鋪

上野草，草上再填以沙，慢慢的牽馬而過，樊師渡過後甚歡喜，兩人解了馬上的東西，與胡人相離，有五十餘步，各自放下被褥，來睡一會兒，可是正在此時，又發生一突然而來的艱難，更是樊師所未料想到的。

三、茫茫流沙，孑然孤遊去

當樊師和胡人在草野地休息時，胡人這時拔刀而起，慢慢地走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轉過，不知是甚麼意思，樊師疑有異心，即起身，誦經，念觀世音菩薩，胡人看了這情形，又回去躺下睡覺了，天要明的時候，法師叫胡人起來，洗面整衣，並齋戒禱告後要出發，胡人又向樊師說：前途險遠，又沒有水草，只有五峰下有水，必須到夜裡偷水而過，但一處被發覺，即是死人，那我們還是回去，這是安然的辦法，樊師很堅強地表示他不能回轉，胡人這時露刃張弓，要樊師前行，樊師不肯居前，胡人自己走了幾里，終是止住，向樊師說出自己兩點的心事。

胡人有家庭之累，又怕受國法的制裁。樊師表示你既然心不願去，那你可以回去。

胡人又說出另一心事，即認定樊師不能到達，這時如被捉住，那一定要供述和連累這胡人，假使爲此事而連累，那怎麼辦。樊師負責地表示：「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樊師這一鄭重的表示，胡人乃心安，並與馬一匹，勞謝而別，傳中云：

「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

這十足表示一偉大的孤獨，因爲樊師不是在人間孤獨，而是在人所不堪其苦沙漠中孤獨，這種孤獨，證明隨他的青年僧不可能忍受，證明隨他的胡人不可能忍受，因爲他們這些人，在體力身心，容或比樊師強，但即是一點，不及樊師於萬一，即無此絕志，無此絕志，即不可能生發出一感動之精誠，但此絕志與精誠，均本於自覺之自發，不可能以純被動引出，以純被動之強勉，將更增其苦，樊師深知，絕志不可強也，精誠不可強也，所以兩青年僧回轉，即任其回轉，胡人回轉，即任其回轉，非樊師願孤獨，實他人心力志節不能及，而事實上樊師不得已不得不對孤獨作一種承擔，因樊師只見西遊一絕志，在一心一德踐履此絕志之中，其他皆是次一義諦的，能有多人隨從，樊師何嘗不願，沒有多人隨從，樊師又何能就此寒心退志，本乎此，樊師孤獨也好，不孤獨也好，在他的行程中，實無所增減其能耐，此樊師之所以謂樊師，此樊師之所以然孤獨也。但克實論之，吾人每見此孤獨，愈能凸出其堅卓之生命力，愈能從孤獨中領會其偉大，因爲走向孤獨者，實有莫知灼見在，實有絕志存。

在樊師孤獨西行時，看到一堆一堆的死人骨頭，看到了馬糞，看見妖魔鬼怪，在此種荒茫妖魔中，亦聽到空中之聲，「不要怕，不要怕。」一面使他戰慄，一面使他心稍安，此又蓋給孤獨者一理性之莊嚴也。

四、向更高之理性追索，豈不越趨越燦爛？

樊師走到第一峰，恐怕守望的人看見，乃隱伏在沙溝中，到夜曉再走，豈知到峰西見水，正要去飲水的時候，並取出皮囊去盛水的時候，忽一箭射來，幾乎射中了樊師的膝蓋，稍一會，又一箭射來，樊師知已為他人發現，乃用很大的聲音喊叫說：「我是僧啊！是從京師來的僧啊！你們不要射我，即牽馬向峰，見了枝樹王祥，祥命燃着火光檢查，看了看說：不是我河西的僧，實像京師來的，經樊師一再解說，王祥才信真是樊師，當時王祥又和樊師作了一次很懇切的談話，這次談話，充分看出樊師的英才，實卓爾不群，更見一氣概之昂揚，實非凡俗所能企及。

王祥說：「西路艱險啊！法師終不能到，現在也不懲辦法師，我弟子是燦煌人，我送法師到燦煌那裡有張較法師的，很欽重賢德，如能見到法師，他一定很歡喜，請你去罷。」

樊師聽了，用着一種不屑為的神情，以辯論之長才，縱論兩京佛學，他都領略過了，這一段對話，雄偉宏博，甚見一狂熱之豪傑氣概，這一段答話很重要，也很美，我現在引錄原文如下：

「法師對曰：樊桑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論，亦添為時宗，欲養已修名，豈不懷越燦煌耶，然恨佛法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遠求道法。」

「懷越不相動，專勤退還，豈謂同願願勞，共樹涅槃之因也。」

「必欲拘留，任即刑罰，樊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

樊師這一段話，明快之極，爽朗之極，表露了才華，也表露了氣概，尤其表露了學養——「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論，亦添為時宗」，實在道出一超越精神，不要客氣處，樊師只是敢於承擔，敢於超越，似是高狂，確不是高狂，只是實情直吐，此更不更拘迂之士所敢為所能為，此是樊師的識見果魄所自然流露，沒有故作，亦沒有客氣。所以他終表示如要「養已修名」，難道還「劣於懷越燦煌麼」。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這是一超越精神，但這一超越，不僅是志概的超越，而確是學術的超越，道藝的超越，才氣的超越，一切均見其超越，乃見其真超越，這在樊師能說出而敢說出，在不及樊師者如此道出，就是狂妄了。

王祥聽了樊師這一番厲烈壯烈之言，亦起一惻隱之心，決意樊師自由意志，指示路途，並設筵款待，飲到天明，祥派人為師盛水及準備餅，並親自送十餘里，並請樊師走向第四峰，那裡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骨肉，（王祥自稱）名叫王伯龍，到那裡可說就說弟子要法師來，並泣拜而別，樊師別了王祥，本來想默默的取水而過，但不可能，仍有飛箭射來，只得照王祥所囑實說，果受歡迎，親切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料相送，並指明不要經過第五峰，因那裡人疎暴，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可再那裡取水，但從那裡再去，即是莫賀延曩，長八百多里，完全是沙漠，那就更苦了。

敬愛的讀者，我寫到這裡，我讀到傳文，它似有把我的感情帶到不能停筆的地步，因為下面的行程是更艱難了，在這更艱難的行程中，樊師更是一孤獨

的遠人，更艱難與更孤獨，當此時也，我考查，我認識，我得着了，樊師在孤獨的行程中，有同者在者，這同在者，是天上的飛鳥和地下的走獸嗎？不是，因為這一段行程根本高鳥俱絕，是他的馬嗎？也不是，因為馬雖與樊師同行，但馬不能解決樊師所面臨的無法解決的艱難，那麼，樊師孤獨行程中之同者在者，是誰呢？這在下期續講。

我們總以為，索尋出一個哲人的盤根錯節處，再把它剖開，再把它分析，這是一件很能啓導人的大事，也是哲學精神的活泉動力。敬請各位淨安。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張廷榮敬寫於新文國學園

響應大專學生研究佛學

善心



自清末以來，由於我國屢遭外患，在洋人船堅砲利之屈服下，產生了一種自卑心理，進而對洋人產生一種崇拜，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洋人一切均是好的；所謂洋屁也香，致使我國五千年文化掃蕩無餘。一般較有知識者，以信佛為恥，且在某種原因之趨使下，而作「其他」瘋狂崇拜，佛教為世人所輕視，佛法為人所唾棄！其所餘者不過是一般落後民族，鄉下老太婆之佔有物，此誠可痛矣！

我敢相信，佛教存在一般知識份子腦海裏的，是一種最浪費，最不科學最愚笨之迷信的；如燒香、拜佛、視為崇拜偶像……致使一般人均不敢領教，凡有信佛者嘲笑為十八世紀的頭腦，這是對佛教之一種狹義的誤解。請問真正能懂得佛法教義者，又有幾人？我是一個大專學生，但我認為，佛法之中則包涵着高深的哲學。我對於佛法尚未全部清楚，此中之道非精心研究者，決不能瞭解其奧秘，體會其真誠的；其精微理論，確能啓示人類不能解決之一切人生問題的。朋友！光明與黑暗之分野就在此，誰是誰非，必須憑藉你自己的大智慧去選擇。

朋友！我們都是人間的旅客，富貴名利與我皆如浮雲。所謂：「四大皆空」；我們赤裸裸的來，也赤裸裸的回去，聰明的人，怎肯把寶貴的時間，用於捕風捉影呢？而不去追求永生的真理！假如你現在身體很健康，安居樂業，你一定會很大聲的說：「我什麼都不需要，只要有錢，一切都可以解決了！」若如此，則這個世界也就太簡單了。一個人由幼至大，永遠脫離不了生老病死痛苦的，永遠逃不了其威脅；這短暫的快樂，隨即化為虛無，當你已到了白髮蒼蒼，觀茫茫齒牙動搖等待入棺材的時候，還有什麼快樂的可言？所以我說解決人生之疑難，掃除生老病死之痛苦，唯有研究佛法，及至達到最高解脫的真理境界。朋友！讓我們在這人道橫流，道德低落的社會，共同來發揚佛教之慈悲喜捨的偉大精神，來淨化人心，挽救這污濁的社會。

「心如明鏡不可塵之也，又如止於不可波之也」，惟有皈依佛教始能心平氣和，方可達到這種修養的地步。佛法就如人飲水，非親自研究，不能體驗其奧妙與法味的。永恒的真理，就在等待着各位來發掘；輝煌的大道，在向各位招手，請各位不必猶疑，勇敢地向着研究佛法之道邁進！

八世紀以後的印度哲學

(續上期)

● 圖 明 ●



(戊) 遷摩派——遷摩所行傳的新部分，說遷摩是毘濕奴的權化，為最高神，受梵之崇拜。恐怕由此思想漸次興盛，才形成了此一派。後來新奧

義書中，有前遷摩編 Rama-purva-tapaniya 與後遷摩編 Rama-tar-utapaniya 之作。毘濕奴派的集或本集中，也有是屬於此派的。遷摩所以得到多數人的崇拜，是在十四世紀時的內遷摩傳 Advaita-ramayana 之作。此書把作為人的遷摩和作為神的遷摩調協起來：說遷摩與配偶神私多 Sita，都是幻現。真的神，是在其深奧的底蘊處。以捧誠信於遷摩為獲得解脫之捷徑。採取章懷多的不二一元說，而不主張集合說。由於此書，此派之說被確定。此書有模仿之作及他文之譯本。他文之譯本，盛行於南印。然而大概由育於南印遷摩派的遷摩難陀 Ramananda，於一四三〇年，卜居貝拿勒斯，地方上受其感化，此派亦被流行於北地。遷摩難陀，常用羅摩那迦的吉祥釋，屬於遷摩派而非吉祥濕奴派。唯崇拜遷摩，遷摩妃私多及其眷屬神。且此派遷摩 Rama 為遷摩 Rām，以之為最高神。謂解脫由遷摩而來，任何人皆可捧其誠信。不分社會階級，無論首陀羅、賤種、女人及阿剌伯人，都可以信奉其派。又彼同時，將內遷摩傳帶來北地，深得多人之傳誦。彼不用梵語，不用神像。感化影響之力，既強且廣，為近世印度教中一重要人物。本來彼自身並未樹立宗派，其宗派也是由弟子們於其系

統中樹立的。後來作為其系統的，一五三二至一六二三年，有杜爾西陀斯 Tulsi-das 出，印人之受其感化，可謂空前。他本來是憶念 Smarata 派的婆羅門。因遷摩難陀第六代繼承人那羅哈利 Narahari，歸入於此派。他在回歸阿蘭陀 Ayodhya 之後，本遷摩之旨，用其地方方言，模仿古遷摩所行傳，寫新遷摩所行傳。此書流行之廣，為近三世紀來所罕見。其間雖然有憶念派的五神信仰、濕婆崇拜、不二一元說及印度教中各種神話，但以遷摩信仰為主，強調其愛與恩寵，祭祭不絕地訴之於人心，教人務必依從舊來的印度風習與制度。可是他，不許立神像。並謂死於阿蘭陀及貝拿勒斯，信遷摩可以救之。並被救。此書可謂等於用俗語所寫的聖薄伽梵歌。按貝拿勒斯，是他卜居的第二故鄉，也是上面遷摩難陀所居住過的聖地。當他在此第二故鄉居住時，也寫有其他之著作。

2. 濕婆派

濕婆派也是總名，其中含有許多支派如下：

獸主派 Pasupata——此派相當之古，如勝論派的普羅謝斯脫巴陀，正理派的優陀瑜他迦羅

，皆被說是這一派的阿闍黎耶。蓋勝論派與正理派，至遲在八、九世紀，已有了屬於濕婆派的關係。這由各種古傳話以來，隨着新興義書，濕婆派是獲得其勢力者之一。商羯羅，一般也說他是有濕婆信仰之人。他在註釋韋懷多經所破列的數論派、勝論派、佛教、耆那教、獸主派與薄伽梵派等對象時，最後破薄伽梵派之文，並非全破此派之例，謂破

獸主派之文，其實也在於破數論瑜伽之說。這他對獸主派，至少是表同情而尊崇的。此獸主派，與古來大自在天派 Mahesvara，大概同一根源。當分為濕婆派時，即會與獸主並舉。此濕婆派固然很容易被想像是指的大自在天派，但同時恐怕也是指的尊奉阿闍黎之濕婆派。因此大自在天派，不過為異名。又勢古利秀派和獸主派的異同，學者間意見不一。所好有勢古利秀的造像，存於各地，以資助了這一考證。按其像都為兩手，而一手持棒 Lakṣaṇa。如此勢古利秀，原來不外為一崇拜濕婆的行者。將之作為派祖，並擢昇為神的權化的，那當然是後世之事。結果勢古利秀或那古利秀派與獸主派，也實同為一派。獸主派的學說，現在只有見之於商羯羅的大自在天派之學說中。其學說總舉果 kṛtya 因 kārana 瑜伽 yoga 軌制 vidhi 與苦盡 dukṣaṭa 等五義，為整個之大綱。因即以當於獸主 Pasupati 的自在神為動力因。果是獸即個人我並大自然界。瑜伽是知此因果後的修行方法。軌制為修習瑜伽及其他種種義務應守的規則。苦盡是依瑜伽與軌制，脫離苦之生存。本來在此派，有此種說法之經被遺失。後世此派傳布於各地，依陀羅經語、透魯俱語、孟加拉語、篋冠語、摩羅迦語、迦拿利語、秣刺耶語 Malayalam 等，作有種種洋洋大觀之典籍。屬於此獸主派系統的，略有以下之三派。

① 迦婆離派 Kapala——迦婆離，又名迦婆離迦 Kapalikā，是持用獨體者之一派。佛教因明，說此派以獨體為飾珠，頗與左道性力派相近。

一般謂此派以為熟語項飾 kantiṭika 裝飾 rucaṭa 耳環 kundala 鬘珠 sikhāmani 塗灰 bhasma 與祭纓 yajnopavita 等六種契印 mudrika 之真理，便獲解脫。八世紀時，勝生 Bhavabhūti 的摩羅迦摩音婆 Malati-madhava 戲曲中，謂梵音鈴 Aṣṭoraganta 迦婆離迦行者，和其女弟子耳環迦婆離 Kapala-kundala，有瑜伽不思議力，以女

人為犧牲，供奉作為突迦神之一的迦文奈 Camunda。此戲曲中，是否為實際人物，雖不明瞭，但此派行者之行事，却由此得以知悉。十一世紀時，聖黑密須羅 Kṛṣṇamīśra 的寓意戲曲續本月昇 Prabodhacandodaya 中，也有此派行者與女行者之記載：謂彼等崇拜性力，重人身御供及依瑜伽得超自然之力，以酒醴為飲器而飲酒。只惜此派幾等於無自宗之典籍，除由他書作如此說法而外，真相不明。

②牧牛 Gorakṣanātha 派——此派梵語被訛為此牧主 Gorakṣanātha，大概是實有其人。與此人相關的，被想像為主 nātha 派。佛教及印度教系統中，有很多主 nātha 被尊崇。所以此牧主，大概也是其中之一。此派，與迦婆離迦派，關係很深。又甚重視行者，稱行者為康泊多瑜伽行者 Kāṁbhata-yogin，取十三世紀牛時牧主之經驗伽 Hatha-yoga 為主要聖典。該聖典中，說坐法 āsana 制息 prāṇāyama 印契 mudra 及三昧。前三種是曲藝式的，分有很多種類。其中以制息為中心，坐法為手段，印契為輔佐，用之以獲後一種之三昧。謂此三昧，可以制死生樂，得最上梵之歡喜，使個人我與最高我，得融而為一。所以較之瑜伽派，還是取的章懷多派之說。經 Hatha 之一字，有強行意義，即着力於手段而達目的之謂。古來分瑜伽為王瑜伽與所作瑜伽，亦即目的與手段之分。可是摩訶婆羅多中，一般世俗界，則甚重視於制息，似乎以制息成為重要之目的。從之吸入了不少的諸經 tantra 中性力派之要素。牧主，除著經瑜伽而外，據說還有其他之書，但不明確。經瑜伽以後有靈圖 Svātmarāma 作經瑜伽註釋 Hathayoga-pradīpikā。此人並作介蘭陀 Gheraṇḍa-sāmlita 及濕婆集或本集 Siva-sāmlita。牧主由此派之尊崇，得成為濕婆神之一，享受獸類之犧牲。且被相信，直至現在，猶與其他之主 nātha，同住於雪山。此派受左道性力派之影響，行者間有很

多奇習。所用語言，大抵為梵語。

③水銀派 Rasavara——此派謂不先獲得不死之身，絕對不能解脫。要獲得不死之身，必先獲得由濕婆與配偶神交媾時所生之水銀（蓋即淫水）。所以依水銀得不死之身，依不死之身修瑜伽，賴最高神而獲解脫。此除摩訶婆羅多哲學綱要 Saiva-darsana-Saṁgraha，將之作爲濕婆一派敘述而外，不得而知。同時現在，已無成派之存在。

濕婆悉檀多派 Saiva-siddhanta——承認阿笈摩的濕婆派，大體有以下之四派。這兒的濕婆悉檀多派，是其中用梵語者之一派。大凡阿笈摩中所言濕婆與荒神之處，已不外如前所述。此外摩訶婆羅多哲學綱要及其他濕婆派所著阿笈摩等書中，也皆有所述。全哲學綱要，可謂純濕婆派之說；若稱之爲濕婆派哲學綱要，亦無不可。其說以一般所說之主 pati 個人我 paśu 衆或繫縛 paśa 之三諦，與知 vidyā 行 kriyā 瑜伽 yoga 和實修 carya 之四句義所構成。其他濕婆派所著阿笈摩等書中，亦大致無異。爲此派所重的，還是吉祥頌濕婆阿闍黎耶 Srikantha Sivacarya 的章懷多經濕婆派 Saiva-bhāṣya。此人出生年代不詳，其學說取限制不二說，內容有基於羅摩那迦之處，因而得以推定他在羅摩那迦之後，大約當於十四世紀。想來此濕婆派，可能是受羅摩那迦吉祥釋之聯想而作。該濕婆派，深爲南印濕婆派所採用。十六、七世紀時，有阿派耶地庫悉多，爲之作濕婆日摩尼燈 Sivakamandīpikā 複註。十六世紀時，有本生提婆 Sambhudeva，著濕婆悉檀多燈 dipikā，申述教義。後十八世紀時，被譯爲陀羅羅語。又十七世紀時，青頸 Nīlakantha 的最上行 Kṛiyasāra，即該濕婆派之摘要，流行甚廣。

陀羅羅悉檀多派——七、八世紀時，陀羅羅地區，有濕婆派詩人及宗教家，與毘濕奴派阿里巴 Alvar 相同，於神殿讚歌歌咏，捧獻其誠信，被稱爲 Nayanar 行者目而受尊敬。其間最有名者有三人。若單言三人時，即專指彼等。彼等以濕婆和烏摩爲誠信之對象，尚未採用及阿笈摩。而阿笈摩被此派之採用，約在八世紀光景。九世紀時，有有名詩人摩尼迦說者 Manikka-vacakar 的名詩吉祥說 tiru-vacakam，影響非常深廣。然而此人，不愛商羯羅的摩耶說，是爲注意之點。用梵語的濕婆悉檀多派，取限制不二說；此派取不二一說或不二不異說。或者特別名爲濕婆不二說 Sivadvaita，於中多少有些變更。十世紀時，有南毘安陀爾南毘 Nambī-andar-nambī，集上所說三人之詩，稱太巴蘭 Tevaram，配以陀羅羅毘陀之音樂，用於神殿，大興感化。彼又收集當時之名詩，名 tiru-murai 吉祥摩頌，分類爲十一編；後來又加一編成十二編。十三世紀前半世紀，有迦康資提婆 Meṇḍakanda-deva，組織並整理教義。此人係首陀羅族而有學識，曾把阿笈摩中的啼叫阿笈摩 Raurava-āgama，譯成陀羅羅語，通稱爲濕婆覺智 Sivajñānabodha，內容屬於濕婆悉檀多派之說。弟子中以阿羅利難提婆 Arulandi-deva 與意說迦藏登 Manavacakam Kadandan 爲最有名。前者作濕婆智悉地 Sivajñāna-siddhi，註濕婆覺智。於中前部破諸派，後部爲正釋。後者也遺有著述。前者有弟子一切智相應 Maraijñāna-sāmbandha，一切智相應，有弟子烏摩主 Umapati，寫有濕婆顯示 Siva-prakāśa 及其他之著作。由此等看來，此派分明受迦濕彌羅濕婆派之影響。但並未以其書籍爲典據。同時亦受用梵語濕婆悉檀多派之影響，也很顯著。按陀羅羅，乃婆羅門之勢力所在。此派接受其章懷，只限於夜柔章陀的奧義書，並且是讚歎濕婆的一部份。不用聖薄伽梵歌，也不大採用章懷多經的濕婆釋。十五世紀以後，有種種陀羅羅語之著作，要皆不出乎前人之範圍。十八世紀時，有濕婆智瑜伽行者 Sivajñāna-yogin，

譯本生提婆 Sambhudeva 的濕婆悉憤多燈 dipika 爲陀羅尼語，並寫有其他之著作。

迦濕彌羅(克什米爾)濕婆派 Kasmira-Saiva——此派本來以阿笈摩爲聖典，但至八五〇年時，有婆羅多 Vasugupta，說濕婆經 Siva-sutra，以之爲出於濕婆神的啓示，廣爲弘傳，使哲學得非常發達。在此稍後，有一與卡賴多 Kallata 之名相結合的斯班陀頌 Spanda-karika，也會推重於此經。九世紀時，有酒喜 Somananda，著濕婆見 Siva-dusti，給與此一此派哲學之基礎。學說取不二元說，承認當於濕婆神的主 pati 及性力 Sakti 索 pasa，並當於個人我 annu 的獸 pasa 等三要素 trika。謂世界是濕婆性力所顯現的摩耶之幻，但不必爲虛無。其顯現之過程，取數論說。個人以知道自己和濕婆爲同一，即對此再認 pratyabhi，依此再認之修行，而獲解脫。因而此派，又被稱爲再認派。這分明由受商羯羅說之影響而起。酒喜有弟子青蓮阿闍黎 Utpalacarya，作再認智頌 Pratyabhijñā-karika 及註，述濕婆見之要略。一〇〇〇年時，有對新友多 Abhinavagupta 出，於青蓮阿闍黎著，作再認智頌 Pratyabhijñā-vimarsini，和再認智頌毘曼修尼 Pratyabhijñā-vrtti-vimarsini 兩書。此外並著經光 Tantaloka 及最上第一義 Paramarthasara，發揚此派之說。但其最後之著作，係基於執持頌 Adhara-karika。十一世紀時，巴斯卡羅 Bhaskara 的濕婆經評註 Siva-sutra-varttika，和幸福王 Ksemara 的濕婆經毘曼修尼 Siva-sutra-vimarsini，都是濕婆經的註釋。此外有若干著述，總無多大影響。現今此派，可以說僅限於迦濕彌羅地域之內。所用語言爲梵語。

英勇濕婆派 Vira-Saiva——此派又名帶性標派 Lingayat，專拜最高神濕婆。彼等自以爲起源很古，可是實際上是十二世紀半時，初興於南印邊

端卡娜他摩羅迦 Karnatak Malati 之地。派祖有的說是巴斯縛 Basava，有的說是伊達多陀邏摩耶 Ekantada-ramaya。又傳說此派，是由於濕婆所生的五行者所開創。彼等皆各建有修行所，被傳承至今。於宗教行事方面，一部份與婆羅門相似，一部份則有特異之處。主要依瑜伽和誠信之種種修行，以達解脫。信者行者，如婆羅門之用祭饗，常常佩戴性標，對之擬想作觀。學說被說是深受羅摩那迦之影響，與毘濕奴派的大威力派相同，素食禁酒，不立神像，不巡拜神殿。此派重要之典籍，以梵語和迦拿利語爲主，其餘透魯俱語與陀羅尼語也用。但還總沒受人之研究。有時混合此等語文，作有種種古傳話和阿笈摩。十二世紀時，吉祥主大禪者 Sripati Panditaradha，作吉祥者釋 Sri-karabhasya，註草懷多經。其說爲限制不二說，特別看重於性力。青頸 Nilakantha 的最上行 Kriyasastra，在此派甚被採用。

左道性力派 Vamacara-Sakta——女神性力的崇拜，與濕婆崇拜相結合，遂致產生了諸經 tantra 之文學，使從來的宗教思想爲之一變。以後漸漸發達，形成性力派。由性力派再發達，乃形成左道派 Vamacara。如前述諸經之內容，一般係性力派而兼左道之說。但左道派，尚不僅止之於此。所以於號稱爲六十四種之諸經中，惟双 Yamala 經可以代表其特質。此双爲 Yamala 派生語，即男女神相交媾的意義。左道密教等中，稱此姿態爲勝樂 sambara, sambara。本來性力派，不必完全爲不純分子。一般人多動機於對母親和母力的純粹之崇拜。可是此性力一被重視，便不得不聯想到相對之男性。此起初也是理論性之說明，包容有數論瑜伽之理論在內。不過此理論性之說明，漸次流於一般世俗社會，特別恐怕是一般禁欲生活者之間，不經而走，使其成爲神祕之發達。加之又投於一般印度人的極端性之所好樂，以致便成爲極端性的左道

派。此外佛教中的毀壞之密教，促成此種之發達，也爲力不少。左道派的輪坐禮拜和特殊的瑜伽法，是其最獨特顯著之處。同時亦浸潤及他派。若單就學說思想以見，除去其一部分的毀壞成分，有很多處，也未可一概予以厚非。新奧義書中三古太波尼耶 Tripura-tapanya 女神 Devi 三 Tripura 居住 Bhavana 編織 Kaula 六輪 Satcakra 等被稱爲性力派的東西，大約是屬於一般性的。此派主要的依據，還是在於諸經 tantra。其典籍以孟加拉語爲主，其宗教也以孟加拉地較爲興盛。其餘透魯語、透魯俱語和摩羅迦語等書皆有。由此亦可以知道，在該等地區，也自有其宗派的傳布。

右道性力派 Dakṣiṇacāra-Sakta——這是除了左道派中不純成分的性力派，大概起源於十三世紀的美麗持 Takṣiṇidhara。同時亦因起源於商羯羅之排斥左道，禁止人身御供，所以也把商羯羅爲此派之開祖。此派亦爲性力派之一，仍然以崇拜女神爲中心；僅是禁止人身御供及其他諸極端之行事而已。若私若公，皆大致與憶念派相一致，過禮拜生活。此派製有新的經典，據說大別爲二類：一類是爲了現世幸福和解脫而崇拜女神之教，一類是解脫道之教。解脫道之教，依冥想瑜伽，於軍荼利尼女神，由根器輪使之上昇至中心輪。稱此種修行，爲吉祥 Srividya。但日常儀式，以祭女神爲主，供花，歌讚由古傳話中選出之文句。傳說美麗持，是用商羯羅說性力派末陀爾耶賴阿利 Saundaryalahari 一書之人。一五五二至一六二四年時，阿派耶地庫悉多，最初學彌曼薩派，作味途指示 Vidhi-rasayana，反對鳩摩利拉。後入韋檀多派，作悉檀多極少分 Siddhanta-leśa，破韋檀多派以外之說。又作韋檀多劫波樹沙香 Vedanta-kalpataru-parimala，解釋薄伽斯派智密須羅的照慧 Bhamati。並註解一二五〇年時清淨難陀 Amalananda 的韋檀多劫波樹 Vedaṇṭa-kalpataru

，遂致入於此派，註解了上面所舉的性力派之一書 Saundaryalahari。十八世紀初葉，有巴斯伽羅賴耶 Bhaskarayana 大學者，作縛利縛沙羅沙河 Varivasyarabhasya，申述性力派之學說。另外又註後期奧義書、性力派與義書各兩三種，及其他一兩種之註釋。

悉檀 Sitar 派——悉檀 Sitar 本作此悉檀 Siddha，圓滿或成就義，為陀羅尼地方濕婆派之一。崇拜濕婆，不立神像，大概受回教影響，生活清淨。十六、七世紀時，曾相當興盛。其重要人有哈貝 Ahaapey 和潘巴智 Pambatti，作濕婆讚歌詩歌，後被集為濕婆語 Siva-valya。

誠信派——這是右道性力派之一派，特別受薄伽梵古傳話的影響，謂解脫是依於對女神的熱狂崇拜而得。以女神薄伽梵 Devi-bhagavata 一書，為主要聖典。此書雖通常為副古傳話之一，可是此派不承認此說，將之作爲獨立，與其他古傳話並肩。一四〇〇年時吉祥持 Sridhara 所註釋薄伽梵古傳話的性義經 Bhagavata-bhavartha-tipika 中，有提及於此。所以在當時，已爲一般所了解。女神薄伽梵書，在此派，與阿伽斯他經 Agastya-sutra，爲同樣之重要。此後者在敘述前者之誠信。又前者於十五、六世紀時，有聖青頸 Bhakta Nilakantha 的智迦迦 Tikaka 之註。

3. 太陽派

此派在現今，已不是古來的原有系統，同時也弱而無力。五五〇年時，有野豬彌羅 Varadaminira，爲此派之重要人物。此人爲一天文學者，作廣大集或本集 Brihat-samhita，對此方面有大貢獻。他將印度天文學，由參考希臘羅馬，而使之獨立。其中的太陽讚歌詩，與未來古傳話 Bhavisya-purana 中所說相同，深爲一般學者所注意。七世紀時，有孔雀 Mayura 詩人，

作太陽百首 Surya-sataka。孔雀爲戒日王宮庭，與鮑那齊名之詩人。彼歌頌太陽爲解脫之因。同昆濕奴派集或本集相等的太陽集或本集 Saura-samhita，恐怕即是此時之作，爲此派一重要之書。當時各地有神殿之建立，也可見崇拜相當之盛。所以至於後世有三巴 Samba 副古傳話和太陽與義書等之出現。只因附隨於昆濕奴派和濕婆派之關係，遂致失去獨立一派之勢力。現今惟有在各派個人之間，保存着一點不忍棄捨它的概念。

4. 歡喜天派

此天之神崇拜，不知起於何時。耶覺哇爾却副傳 Jainavallya-samuti 中，已經載有此神之崇拜。此副傳通常被推定爲三、四世紀所寫。但它與律法論 Dharma-sastra，同基之於昆濕奴副傳 Visnu-samuti。昆濕奴副傳，比樂章稍後。及八、九世紀時，其他書籍與碑文中，已皆有此神崇拜之記載。所以實際上，可看之爲五、六世紀時之作。此神有特殊被崇拜之儀式及勢力。關於此神之著作，有縛羅陀太波尼耶 Varada-tapaniya，群主太波尼耶，群主與義書與俄尼沙集或本集。此派重要之書，爲俄尼沙古傳話。內容係俄尼沙的歌讚、傳說及其千名，並俄尼沙與常住最高梵爲同一之類。後世傳說此派分爲六派的，是由於此神被想像有六種異像之緣故。其實其異像，尙另有三十二種或五十一種之多。不過此派，現今已不存在。此神也被作爲崇拜者避禍求福的障礙和成功之主宰。很多書籍中，最初寫著皈依聖俄尼沙，那是把它作爲智慧神看待的。

5. 憶念派

廣而言之，除首陀羅不得行韋陀儀式及不願一切，熱狂於一宗派者之外，差不多都在此派該括之列。狹而言之，指依從古來婆羅門、刹帝利與毘舍

制度風習，行家庭經所說私祭儀式，與其他宗派無關者之一群。此私祭儀式，不外爲家庭一般之祭祀儀禮，和家族各員間的儀式。至於隨聞經所述的公祭儀式，非經常一般人所可易行，所以此派不以之作爲構成此派之中心。由於私祭儀式是一般的，遂不得不配合於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律法論之規定，並將之攝爲已有。律法論，以上述昆濕奴副傳 samuti 耶覺哇爾却副傳與二世紀時之摩那法典爲最重要。摩阿婆羅多，也被作爲律法論、古傳話或史詩，爲世所愛用。此外那羅延，也爲世人所愛讀。關於此等諸書中，所述的梵、昆濕奴、濕婆及其他諸神，皆被奉祀。同時想像此等諸神爲同一，未致陷入於宗派的門戶之見。其次各種古傳話及新與義書中，爲此派所採取的，是總拜昆濕奴、濕婆、突迦、太陽、歡喜天等五神之風習，稱之爲五供養 Pancaya-sra-puja。傳說組織成立此派的，或爲商羯羅，或爲鳩摩利拉。作爲商羯羅的，現在尙爲南印此派所信奉。另有月光 Padmakara，也一定對於此派有很大影響。從之後世的彌曼薩派與韋檀多派，常常發生密切之關係。於某種點上，憶念派是隨從於此二派。再於另一角度上，彌曼薩派與韋檀多派，又都可以說是即憶念派。由此，其他學派，也有分爲派和個人關係，屬於此派的。勝論派和正理派的經中，已經承認韋陀有關之祭祀及婆羅門、刹帝利、毘舍間之諸多規定，很自然地，都可屬於此派。數論派、瑜伽派、又經的方面如韋檀多經，總可看之爲憶念（副傳），攝入於此派之中。要而言之，除了順世派、佛教、耆那教，所謂三異系派而外，凡有學派宗派，不管它是否出之於正統，均可將彼等網羅於此。恐怕十、十一世紀時，或者稍稍以前，對於所說三異系派不算，其餘所有宗派學派，在根本意見上，都大致相同。如全哲學定說集 Sarva-siddhanta-samgraha 中，即是以此意見，述三異系派和勝論派、正理派、主派、師派、數論派、瑜

伽派及摩訶婆羅多的哲學章懷多派。於中以章懷多派之商說，總括其餘。又十一世紀時，聖黑密須羅，作所謂續本月昇 *Prabodhacandrodaya* 的戲曲時，將異系三派和毘濕奴派、濕婆派、太陽派、並所謂六派哲學派、文典派等對比，以異系三派為劣。這也是異系三派之外，咸都以明唯一實在為目的的一致之又一證明。其最高哲學，也同樣準於商說。此種思想，直至後世摩訶婆及美果善施 *Madhusudana*，俱一皆以商說為本。不過聖黑密須羅和美果善施，為崇拜毘濕奴之熱心者。全哲學定說集的作者與摩訶婆，是那一種的崇拜者，未得而知，要之與前二人，一其四人，就若干點看來，都該屬於此憶念派。此派十二世紀時，有透魯俱地方大透利耶派阿脫利耶支派 *Atreya-sakha* 的聖巴斯伽羅密須羅 *Bhatta Bhaskaranisra*，註釋黑夜柔韋陀的大透利耶集或本集、森林書及奧義書。十三世紀末葉時，有摩羅迦地方的汗摩得利 *Hemadri*，作四聚思維摩尼 *Caturvarga-cintamani*，敘述此派之行事。一四〇〇年時，有瑜伽婆私吒遜摩所行傳 *Yogavasistha-tanayana*，係以婆私吒 *Vasistha* 與弟子遜摩的問答體裁，敘述此派的學說。哲學思想，是正取商說而兼取數論。此書甚被流行，影響亦廣。一三七八年時壽終的坐儀 *Savana*，與摩訶婆是兄弟，為明場 *Vivartitha* 之弟子。他的著作有利俱章陀和阿透利耶梵書、森林書與黑夜柔韋陀的大透利耶集或本集、梵書並森林書等註釋。與此同時，另有摩訶婆作全哲學綱要及其他諸書。按全哲學綱要與章陀註釋，為此派同樣最重要之書。十五、六世紀時，有美果善施，本此派立場，作種種道 *Prasthanabheda*，統括一切學說。當此前後，本也有若干其他可以注意之書，只以彼等對憶念派或彌曼薩派的宗派色彩太濃。此派在西南二印，較為嚴格，學說以商說為主。若北印則自由，承奉正理派或羅摩那迦之學說。總拜五神，也是在北印各家庭中有所行使，西

南二印則否，只經常祭濕婆及其他諸神。憶念派的神殿中，置五神而違奉章陀之儀式。這在宗派神殿中，乃各以其所宗之主神為主。儀式是：毘濕奴派依集或本集，濕婆派依阿笈摩，性力派依於諸經，互不相同。然而在北印，純粹的憶念派之神殿非常少，因而通常詣濕婆派神殿，行性標之儀式。西南二印，宗派神殿，如憶念派，不輕易讓他人參拜。一般說來，憶念派人，很多崇拜濕婆神，於某種程度上，全係濕婆派。性標崇拜，所在皆有。不用說，毘濕奴崇拜者，如性力派人崇拜性力的，也不在少數。

6. 改革派

迦毘羅 Kabir 派——深受羅摩難陀所感化者，其主要信仰行動，是不分階級，崇拜毘濕奴，採用方言俗語而不用梵語，不崇拜聖黑與羅陀，而崇拜純潔的迦摩與私多。按羅摩難陀有大弟子十二人，以迦毘羅為最上首。迦毘羅出身於首陀羅族，被撫養於貝拿勒斯附近的一位回教徒職工之家。大約為一四四〇至一五一八年時之人。其所信是在印度教中，滲雜了幾份回教系統而非 *Sufi* 派的因素。把迦摩為唯一神，不承認配偶、眷屬及偶像。排斥苦行常行，迦摩難陀所標舉之三項目。謂唯一神，在於有情非情之間，與有情非情不一不異。惟應依誠信，解脫業之輪迴。非情之創造，係由於迦摩——梵的遊戲，自微細原素而生，被含有摩耶思想。彼並未整頓學說，只以讚詩示出其特長及予人以感動。讚詩所用，皆信度 *Hindi* 俗語，非常粗野而透露着不加粉飾之真情。至一五七〇年時，被集為聖種 *Bhakt*。此派因後來人數眾多，自然被分為若干之支派。而本派則通稱為迦毘羅道 *Kabir-path*。由於後世對派祖的尊崇，如其他派別，也將迦毘羅作為唯一神的權化，並崇拜偶像起來。迦摩難陀弟子中，猶有淨財 *Raidas* 與尚軍

Sena 等人所開之派。前者稱淨財派 *Raidas*，其女弟子彌羅貝 *Mirabai*，為一有名大詩人。又此系統中，出有兩巴齊 *Nabhaji*，於一六〇年時作可食樹 *Bhaktanala*，及淨財相關之傳說，後者為印度所謂賤種之理髮師，可是其派却相當之健壯。一五七四至一六八二年，有摩羅克陀斯 *Maulukas* 所開之派，特別排斥偶像之崇拜。此上諸人，皆遺有讚歌，一致提倡尊崇師道，被集傳至今。但總無何等理論之著述。

錫克 Sikh 派——這是一四六九至一五三八年時，難能 *Nanak* 所開之派。錫克是梵語弟子 *Siksha* 一語之轉訛。難能為迦毘羅的登門弟子，還是私淑門人，不得而知。總之，確實是屬於迦毘羅系統之人。其信仰思想，都大至不離。只是迦毘羅比較是印度教的，難能則雜有若干回教之影響。難能於歌讚神詩時，遍歷各地，由弟子馬爾陀那 *Mardana* 伴奏，以宣揚教義，所化甚廣。此讚詩後來被編為永思 *Japji* 集，係由信度語與旁遮普語之混合而成。難能之後，弟子蓋德 *Angad* 為第二祖，發明師門 *Gurmukhi* 新文字，寫第一祖之詩，為以後此派所採用。由此相承至第五祖阿爾迦 *Arian*，*Arian* 時，編集派祖及其他名詩人之詩歌，作格蘭斯薩希普 *Grantha Sahib*，為此派奠定根本之聖典。後世稱之為寶典 *Adi-grantha*。為宗教與政治之活動，阿爾迦被英臥兒王朝阿克巴大帝 *Akbar* 之子迦亨基 *Jahangir* 所處死。以後此派為自衛，乃漸次尚武，成為軍隊化。從第十祖古尼陀辛 *Govind Singh* 之時起，信徒皆被課定以劍的洗禮 *Khandi-pahul*，附加「辛」(獅)之字以為其姓，與英臥兒帝交戰。不幸為第十祖之戰傷，乃依其遺囑，廢除了以後的教祖制。當此第十祖時，此派派內，一部分人乃崇拜女神，行人身御供，而採用印度教之儀式。從而分成依開祖難能的易行者 *Sahibdari* 和依第十祖的難行者之兩派。前者以後分為六派，後者分為三派。

要皆與莫臥兒帝為敵，不時相戰。至一七六四年時，遂致將拉合爾 Lahore 為中心，成立一獨立之部落。直至一八四九年時，始一同為英人所統治。現在此派，巡拜聖地，以寶典為禮拜之偶像，讚頌詩歌，與印度教甚相接近。惟日夕變遷，顯然與開祖難能之真精神，已漸疏遠。

陀都 Dadu 派——陀都是一五四四至一六〇三年時婆羅門出身之人。其主要教說，不外為偶像崇拜，存於拜尼 Bani 一書。該書全篇由三十七章讚詩所成。他感人甚深，大弟子達五十二人，建有被稱為陀都門戶 Dadudvara 的大本山，為信眾禮拜與集會之中心。其子淨美 Sundardas，為一有名詩人。他把父親的教說，歌之於詩，為一般信眾所模倣。所以此派有很多信度語的讚詩被流傳。淨美之兄，Niscaldas 淨定，為一章懷多派之學者。因而此派，亦採取了章懷多派的不一元說。此派也被稱為陀都 Dadu，那全是適用於行者之名，並被分為五個系統。整個說來，此派不容階級以外之賤種，承認四姓區別。隨而宗教儀式，也都是印度教的。

唯！真寶 Satnamin 派——此派之起源

，據說是由於反抗阿克巴大帝曾孫奧楞塞 Aurangzeb 帝的政治所與創。實際是一七五〇年時，由迦省那陀斯 Jagjyandas 組織而成，特別為階級以外的賤種所信奉。顧名思義，以信奉唯一真實神為中心，嚴禁食肉飲酒。但有時也有不能做到之處。一八二〇年時，有卡茲陀斯 Ghazidas，復起而改良，擡高其唯一神的崇拜，排除偶像，勵行食肉飲酒之禁條。然而仍同樣有不健全分子，反其道而行之。

此外有一六四八年去世的萊爾陀斯 Laldas 所開之暹摩崇拜派。一六四〇年時，拜拜萊爾 Babel 所成立之派。一六五八年時，布爾旁 Bir-bhan 所開的成就 Sath 派。此派因受基督教影響，嚴守一夫一妻制。一七三〇年時，有卡倫陀斯

Charandas 所開之派，與迦尼羅派相同；主誠信，重視薄伽梵古傳話。通過陀羅與聖黑，採取崇拜最高神主義。一七三四年，有濕婆那羅延 Siva-Narayana 所成立之派；宗無形，信仰梵，將派祖作為梵之權化。一七一九至一七四九年時的莫臥兒默罕默德沙王，即此派之信者。一七七一至一七八二年時，有迦利普陀斯 Garibdas 所開之派。一七五〇年前後，有暹默却倫 Ramcharan 所成立的暹默色乃亭 Ramsanehin 派。其他十七、八世紀時，在各處所興起的小派很多。

所謂改革派，多半是受了回教影響所產生，至少也是由於受回教之刺激。所以大體總是在一四〇〇年以後。當興起之初，都不無有一番新的空氣。只以派祖們，千篇一律，總是遺一點很簡單的讚詩，無何等偉大理想與組織。從而本不固，枝亦不茂，不久皆還歸於原有的印度教之懷抱，成為其中之一小員。及十八世紀半時，印度成為英領，以致漸次基督教之影響，又普及於印度教之上。一八〇〇年時，劃出界畔，生起宗教社會之改革運動的，即緣此而來。不過自一八七〇年起，物極思反，又在走着它們的回頭路。

梵教會 Brahma-Samaj 派——這是一

七二二至一八三三年時，暹默大財 Ram Mahon Kari 所創立。他的父親是思維派，母親是性力派。而他却由父母送入回教學校所長成。他以後學梵語，研究英語英文，於東印度商會，服務十年。自一八一四年起，企圖有屬於自己的集會 Atrulya-sabha，乃每週週集同志，鑽究宗教書籍，讀誦宗教之讚歌。此間將一部分奧義書與章懷多經，翻為英譯。更赴基督教，學其專語和希臘語。蓋他最初是抱的理神教的思想，後來才漸次成為有神教的思想。他發揚教育，排斥偶像，反對寡婦殉死及一夫多妻制。一八二八年，設梵會 Brahma-sabha 於加爾各答，每週末集會，與婆羅門一同誦讀奧義書，並譯

之為孟加拉語。且依孟加拉語說教，誦讀其自撰之讚歌。而梵會亦不久改稱為梵教會，於一八三〇年，建立專用之大廈。又同年渡英，與諸名士交遊，盛受彼邦人士之歡迎。只不幸於第四年，客死於英教會，由其支出之德縛迦那斯泰戈爾 Dvarkanath Tagore，得以維持。其子德勞德羅那斯泰戈爾 Debendranath Tagore，先於一八三八年，設真實善提會 Tattvabodhin-sabha，每週集會。後於一八四二年，入梵教會，得為其長。此父子皆不尊敬基督，專以奧義書為神聖。為堅定會員之信念，課有誓戒、祈禱與禮拜。後研究韋陀，竟致除奧義書之外，均不值一顧。一八五七年，有一生於昆濕奴派之家，受英國風度教育之青年卡沙普江德羅生 Keshab Chandra Sen，入梵教會，得德勞德羅那斯之賞識，努力從事於社會改良，宣言廢除四姓階級會員廢止祭禮等，使教會為之一變。一八六四年，旅行馬德拉斯及孟買，設章陀教會 Veda-Samaj 於馬德拉斯，後改稱為馬德拉斯梵教會。再三年，亦設梵教會 Prarthana-samaj 於孟買。由此梵教會，遍及全印。其內部因卡沙普之改良社會，被分為兩派。一派是卡沙普與青年會員所結成，另外創立了新印度梵教會。一派是把原有的，成為自己的梵教會。卡沙普不久亦渡英，更受英國思想之影響，回來大為活躍。但為內部獨裁勢力所反對。反對者，於一八七八年，有悉檀論梵教會 Sadharan-br. S. 之建立。卡沙普基於羅摩聖黑最上雁群 Ramakrishna-Paramahansa，主張所有的宗教，都應歸一於彼。謂任何宗教，皆非虛妄，對於印度教、偶像禮拜及其他儀式，總該容納。並且和玉族結婚。此外由於渡英受基督教之影響，倡導新神裁 naba-bidhan，直活動至一八八四年閉目而止。如此梵教會，有五種之中心，各處支會林立。原有梵教會，有德勞德羅那斯之子羅賓德羅那斯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為有名詩人，常常舉行講演會作為維持。（下轉七頁）

宋儒哲學與佛教哲學

東洋大學教授常盤大定著
文學博士 李世傑譯

一、錯誤的不立文字觀

從大體上看，隋、唐是佛教的時代，而宋朝以後，可說是儒教和道教的時代。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禪宗興隆的結果，竟將「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精神，誤認為是「不要文字、遠離文字」，而把文字當作是佛教的障礙物，所致的。本來，禪宗是包藏有很多而且很大的文字的，而所謂不立文字，是不着文字，不被文字束縛的意思，並不是不要文字的。須從文字獨立，不被文字所縛，這是很好的精神，可是，把文字當作是無用的東西，而從文字離開的話，事情就不對了，這是把不立文字和教外別傳的精神搞錯的。當時的潮流，就是因為有了這種錯誤的看法，所以佛教界，也就漸漸地從學問的世界離開，終於漸被社會智識界蔑視，而佛教本身也完全從思想界離開了。當此情形之中，反而，宋代的新儒教興起，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陸象山、朱晦菴等博學儒者，都出現了。當時，在佛教界，當然也有偉大人物的存在，可是並無隋唐時代似的那樣堂皇的人才齊現。乘此弱點，利用佛教的教理，改為儒家的用語，而拾起頭來的，是宋明的理學。

二、宋儒的勃興

本來，宋儒有兩個系統，即：

周——明道——陸
張——伊川——朱

就是這個。中國的一切文化，都有南北兩個系統的分別，由此兩系，加以判別，一切的系统，即

能明瞭。周明陸的系统，是站在「一心」的「一元論」的，而張伊朱的系统，是站在「理」「氣」的「二元論」的。宋代的儒教建設，不但比孔孟時代毫無遜色，可說是更加進步的，這叫做宋儒，而宋儒的開祖是「周子」。

「周子」會住於廬山。當時廬山的情形，是比慧遠時代，更加興隆的，即：「居訥（他和歐陽修交頗深）」、「常總（周濂溪的友人）」、「周濂溪（他選廬北蓮花峰下為永住之地。離開九江縣十里之地「十里舖」，現在尚存有其墓）」等等，都住在這個地方。「周子」住在這個地方，而和「常總」等禪師交遊過，這對於宋儒哲學的成立，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古代的慧遠，本來他也是儒教的人，所以他歸佛之後，也常講儒經不廢。據傳，他講「喪服經」時，「宗炳」、「雷次宗」等名士，也列席聽講。慧遠的講義，是加上由于學佛所得的東西而講出一套的東西的。從此以來，儒教的研究也隨於佛教，連綿不絕，這是唐代的「白樂天」所說的事，而此形勢，一直隨及到宋代。由此精神和學風，更加上自己的修道和研鑽所成就的「周子」的學說，它會成為宋儒哲學的第一流，也不是沒有深長的因緣的。不過，關於宋儒的成立，還是要談及「禪」的普及的問題。

三、禪的精神的普遍

宋代的「禪」，很是普遍，連所有「女人」乃至「妓女」，都有學過「禪」。蘇東坡曾浮舟於西湖，而與青年「校書」問答，這就是「清談」。蘇東坡問：「湖中景如何？」，校書立即以古詩典雅文句答之。又問：「人中意如何？」，「校書」又

以古詩對句答之。但，校書心意好像還有不安的樣子，即向東坡問起自己的將來事，東坡應聲答說：「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為商人婦」，他以白樂天琵琶行的對句，給了一割。由此，校書即夜剃髮為尼。這，雖是文學的問答，但其問答，是潛入有「禪」的精神的，由此，可見當時的禪的流行，凡屬學者，無一不習禪。由于禪的媒介，向來很難了解的儒教的淵深義理，也漸漸地可以了解了，這完全是以佛教為媒介所致的結果。儒教最重要的根本原理，是「太極」，而此太極，到這時代，就可以了解了，不但了解，可以說是更深化了它的意義的。所謂「太極」，還是「有相」的，還是墮落在「有」的範疇的，可是突破了這個關頭，極於「無」的時候，就變成了太極無極，而完成了太極的思想。從佛教的立場進行，是容易達到這個境界的。太極和無極的關係，可由「離言真如」和「依言真如」表達出來，即：太極是「依言真如」，「無極」是「離言真如」，須靠「無極」，「太極」的意義，始能徹底。這樣看來，依言「禪」，透徹於「無極」時，「太極」的意思，始能變成了完全的東西。這個太極無極，是興起新儒教哲學的重要原理，我想，假如不經過「禪」（即：佛教的解行）的話，是不會到達這個地步（新儒教哲學）的。明道、伊川等等，都是曾經坐過「禪」的人。

四、儒教的发展和佛教哲學

儒教哲學的大成者，是「朱子」。朱子也曾坐過「禪」。朱子在青年時代，來到國都考試時，考試官試打問了他（朱子）的行李一看，裏面只有一本「大慈語錄」，其他沒有什麼東西。由此可知：朱子在年青時，對於「禪」，是有相當工夫的。「陸子」比「朱子」更近於「禪」，所以這是不必再說的。從佛教的立場看，陸子的學說，是「起信哲學」，朱子的學說，是「唯識哲學」。這樣看，

就可以知道陸子和朱子的思想。唯識哲學是眞如和阿賴耶識的二元論。朱子乃把這個（眞如與阿賴耶識），翻譯爲「理」「氣」二元論。唯識哲學是由於唐初的玄奘三藏傳來的，而此學說（唯識），至於宋代，會生出影響，是當然的事。把這個唯識的佛教哲學，體會於自己的身心，改爲儒教的術語（用語），叫做「理」「氣」（不叫做眞如阿賴耶識），這是把佛教的理論，脫胎換骨爲儒教的哲學的，理氣即是從眞如阿賴耶識翻譯過來的名詞。佛教正在提倡不立文字，而和學問的世界正在離開的中間，儒教方面，乃以敵人（佛教）的武器，來攻擊佛教，尤其是朱子對於佛教的攻擊，特別猛烈。對此攻擊，能够還擊的僧人，竟無一人。這樣，佛教乃從思想界脫離了。朱子哲學從中國傳入朝鮮以來，李朝五百年間的佛教，一直被攻擊。拿佛教的理論來攻擊佛教，所以自朱子學說傳入以後，朝鮮的佛教，也就漸漸地從思想界（學術界）遠離了。吾人對於儒教（儒者）的努力，當然要承認其功勞，但，我所以要闡明的，是說：宋儒的理論根源，是從佛教而來的。

陸象山的一心哲學，徵於下面一節，即可明瞭：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以上是非常的名文，不論什麼聖人出現，這個「理」，是不可崩壞的，這是以非常的自信，所說的道理。但，這個「一心」，是不外乎「華嚴經」的「一心」。華嚴經的一心，終於變成了如來藏，而如來藏是楞伽、楞嚴、起信、佛性等諸經論的中心原理。（譯自常盤大定著「中國佛教史」第五章）

（四八、四、七、於臺灣大學）

安拿沙哥和德模克利多都是唯物論者，可說是開十八世紀機械的唯物論之先河的先驅者，但他們對於宇宙本體的看法不同，一說宇宙的本體是種子，一說是原子。在安拿沙哥的意思，他以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無數的元素構成，所以凡物都可分至無窮，即是物質最少的一部份，亦含有每元素之若干成分；含有某種元素最多的，便成爲某一物。他稱這種構成萬物的元素爲種子，是無始無終，不滅不變的。

。無論是質，或是量，自始自終都無變化。所謂：「無固不能生有，有亦不能化無」，至於物質的生滅成敗，不過是種子的聚散致使物之外形轉移吧了；所以他的學說，是屬於多元論。同時他說種子的本身是沒有精神的存在，所以假定物質以外有精神存在，它的能力非常偉大，動作也非常自由，爲世界上一切活動和生命之源泉，但並非物質之創造者，而是物質運動外的根源，並且認定精神的本身，亦不過是物質的精微的輕巧東西。

德模克利多，是希臘哲學中原子論的始創者，也是唯物論集大成之人，他極反對蘇格拉底的唯心論，而以機械的必然關係說明一切現象根源，他相

安拿沙哥的「種子說」與德模克律多的「原子說」異同之處

朱超然

成的，這由特種微妙的原子組成的精神，是具有極大的活動性的精神，雖能引起物體發生運動，但也和物體一樣，是要死亡的。

他對於原子論之解釋，很像安拿沙哥的種子論，不過所不同的是安拿沙哥說物質以外所存在的精神爲一切生命活動之本體，並未站在絕對唯物論的立場，反而給唯心論打開一條通路，而德模克利多的原子論，則是純粹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以求說明全體自然現象的起因，承認萬物都合規律的必然的在物質世界而完成，這種說法，比安拿沙哥進步且更富有科學精神。因此二者之學說，只隔一層紙，所差的是否完全採唯物論的立場，則不敢斷定。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工作漫談

李孟泉



一些教友們，因為關心着自已所信奉的佛

教，或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所以他們很想要瞭解今日的臺灣佛教的實況如何。

例如：目前，臺灣一共有多少處佛教或神教的寺廟？

有多少僧尼、居士，或教徒？

近幾年來，臺灣佛教的文化刊物，文宣事業，情形如何？

佛教徒們，對各行門的實踐風氣怎樣？

在進行教運上，竟有那一些問題存在着？

凡此種種，蓋皆為教友們所急欲瞭解的問題。然而我們佛教當局，對於這些問題，究竟作到了何種程度？是否已曾進行了普遍而深入的調查？統計，乃至研究與處理了呢？據一位教界的權威人士表示：他也認為這些工作，距離精確理想的地步，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們試想：我們佛教團體，連這一些基本問題，基本業務，都還未能澈底的做好；如何還會產生出來堅強而合理的組織、計劃，來推動教務擴展教運呢？

反觀基督、耶穌、天主等教；他們的教義與教律，雖然遠遜於我們佛

教；但他們在組織、研究、訓練、調查、佈教，……各方面，却是非常的精明幹練，比我們前進得很多的。我們知道：他們不僅能夠把自己的教內一切，統計分析佈署得安詳詳，推行有緒；而且更能夠進而去做瞭解別人，認識其他宗教的工作。從而知己知彼，進行競爭！

我們且看他們的「景風」雜誌

第二期二五頁，以「中國佛教之今日」為題的一文，把目前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佛教，都曾作有一個概括的介紹。對於寺院與教徒……等，都有一個整齊有據的統計數字。

雖然也許仍非十分精確的數字。

該刊第四零頁「臺灣佛教出版界鳥瞰」一文，更根據各佛刊歷次的報導，將臺灣的佛教文化刊物，也作了一個綜理的評介。

這些問題，恐怕連佛教徒本身，還有很多人摸不清楚！

此外，該刊並就「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以及「儒學與中國文化」三個有關宗教的問題……等，作有很多的論述文字。其內容，大體說來：不外是強調着「基督教之與中國文化間，是如何的沒有抵觸……」；「中國知識份子承儒家的思想……」；「如何的不當……」；總之，他們無非是處心積慮的設法移開，甚至是想分解阻碍他們傳教的絆腳石——儒家思想。

居心巨測，窺斑可辨。——儒家也都有關佛教的其他問題，他們也都作有一些有依據有來源的說明。

在這裡，使我不能不佩服他們做事精神，比較我們精密。

再看看天主教的「科學與宗教」

一書（臺中光啓出版社出版R. Petit, S. J. 著），他們極力在消弭着天主

教與科學界間的歷史仇恨。書中一再標榜：天主教是如何的衛護科學，天主教的教義，是如何的具有科學的思

想與精神。……總之，他們是想用一些晚近的事例，重新建立友好的情

感，去洗刷沖淡他們之與科學界間的仇仇；以期消除今後的傳教工作上的

阻塞力量。

（天主教迫害科學史的史實，請參看：邵光耀著「近代科學講話」。

王剛森教授著「科學入門」。以及很

多的「歷史」書籍等）

他們的如此想法，雖然未免過於幼稚；但可見他們究竟正有一些新的

機智，新的作為。同時由於該書的內容，也可以看出天主教的作者們，是

如何在注意吸收新的知識新的學問；而緊跟着世界潮流，亦步亦趨！

這一點，也實在值得作為我們的「保守分子」的借鑑。

還有耶穌教一本「耶穌教祈禱文歸真論」（民國三十一年秋，高雄出版

社）的著述。該書高倡：「佛儒耶道，殊途同歸，四教一家」的論調。該書

說：「聖人平等性，教理大同心。所以不該有彼此之爭，門戶之見」。所

以才「應該四教合參耶穌祈禱文」。……該書引論四教教理之處極多，

但可惜都是些「斷章取義，似是而

非」的曲解，淺見。

對於該書的「混淆是非」的文飾，雖然知識階層的教友們，不難辨識

它是一個：向「佛儒道」三教，進行「化敵為友」的「攻心戰術」。但對

於學養較低的人們，仍有一種征服的

力量。不可不慎！

再者：他們在香港設有「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專事探究中國的

各個宗教的底蘊。從各種跡象上看去，他們的此一機構之所設，無非是為

了向各宗教進行其思想的浸化。其使

命之所在，正如他們自己所說：「……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將福音的

信息，傳播給每一個人，不論他是基

督徒或非基督徒。……當然我們希

望能說服其他的人相信福音的真理，

……」（「景風」第二期卷頭語）

最近高雄宏宏居士護悉：基督

教並已在高雄成立了一個「人生哲學研究會」。限制大學畢業者，始得加

入。高雄的有志於宗教活動的高等知

識份子，殆已被他們網羅不少。他們

的這種明智的想法與作法，也實在是

使我們不能不「相形見拙」的。

根據上述的一些事實，我們已經

可以知道：「天主、耶穌、基督」等

教的，行動是非常積極的，手法是非

常新奇的。反觀我們佛教，多數教徒

還是在那裡「聽其自然，坐觀成敗」！

處於百業競興，群教爭鳴的今天

，如果我們再不去把握時潮，爭取知

識份子，配合新的學術，重整教風，

規復教運；則佛教的「百孔千瘡」的

命運，真不知道要「伊於胡底」！

言念及此，我們實該深切地，上

體如來咐囑之重，下念有情依怙之殷

；及早奮勉起來，力爭上游才是。

「字紅」的桑霍讀

——念 無——



這般平凡通俗的兩個字，說它庸俗尋常吧，試問我們真能認識它嗎？明白它嗎？說真的，我對它唯有懷着敬畏，再敬畏！當我一旦猛然驚覺於它的應用之廣範圍之博，以及一動一靜，影響之精微顯著；我想我不必化腦筋去研究高深的哲理，來解決人生問題，有它——足夠來咀嚼玩味一生，綽綽有餘了。

不管這世界多複雜，人心多微妙，塵塵剝剝森羅萬象；成敗，得失，貧富，貴賤……總之逃不出這條鐵則因果律。

反觀吾人起心動念，苦樂自造，又不禁常與自憐自憫之感。縱然每個人嚮往于快樂與平靜，追求的是幸福自在，但在如何才是真正「快樂」，「幸福」大前提之下，當你還沒有弄得清楚，欲望的衝動總是搶先一步，一舉手一投足，不經意之間已替自己帶來綿綿痛苦，縛下難以挽回的錯誤了。

人，就樂於在這條黑暗的峽谷摸索前進，偶爾不慎還不免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而就在失足之頃猶不乏沾沾自喜，自以為獲得了平生所渴望獲得的至寶——滿足了欲望，完成了大願。

我喜歡看電影，也喜歡看小說，

當然這二者是虛而更假的夢幻泡影。可是從這二者中，另用一種眼光來欣賞的話，不但可深沉的看穿人生的愚昧和悲慘，善良和光明，且可佐證到因果律更具體的一面！

近來我讀過美國作家，霍桑著的長篇小說「紅字」，記得數年前曾看過一遍，只覺得故事太簡單，心理的描寫令人沉悶，窒息，興趣索然，實不肯同意它是震懾世界文壇的巨著。今有機會再讀，所領會的竟完全不同於往昔，我深受書中人刻骨銘心痛苦的感染，好像目擊他在無間地獄遭受熱鐵燙心的劇痛，體認着這種怯弱，帶罪，善良人性的磨難，心弦一直為之悸動，共鳴，而且不斷發出一種膚淺的個人感想。

「紅字」是寫兩世紀前，清教徒移民地，紐·英格蘭的波士頓，有少婦名海絲特·白蘭，私生了一個女嬰，法律判她終身佩戴鮮紅的A字，作為恥辱的標記，並罰她站在市人們可望見的刑臺之上，公開審問她共同犯罪的伴侶。

年青的丁梅斯代爾牧師，與她是教長和教民的關係，被指派出來問話，要她說出那人的名字，加上懺悔，將可以脫掉她胸上的紅字。

然而，她頑強堅決的不肯說，她寧願讓這代表恥辱的一團毒焰，公然在她胸上燃燒一生。

接着，她失蹤了多年的老遇的丈夫，化名叫羅格。齊靈窩斯的醫生，忽在她身旁出現，他立意要從事一項

最惡毒的報復，他說：

「你不願透露他的名字嗎？不過他仍然脫不出我的掌握。他和你不同，他身上沒有縫着恥辱的字。但是我可以看穿他的心。不過你不要替他害怕，你不要以為我會干涉上天的安排，或是將他暴露出來，捉在人類法律的掌握裏，而使我自己吃虧。你也不要以為我會想法毀壞他的生命，或是毀壞他的名譽——因為據我判斷，他是一個頗有名聲的人，讓他活着吧，如果他可能的話，讓他隱藏在表面的榮譽中，不過他仍脫不開我的掌握！」聽了這番寓有陰謀的話，海斯特迷惑而驚恐的說：「你的行為好像是恩惠，但是你的言語把你表現成爲一種恐怖！」

果然，神秘的老羅格，變成了青年牧師的醫藥顧問，好友，——一個和平的敵人，兩人住在一起，自後醫生極力鑽入他病人的胸懷，小心翼翼的摸觸一切，作長期的探尋，宛如一個鑽工在幽黯的洞穴裏，挖掘秘密的黃金。不久那可憐的牧師，掉進他的掌握，任他擺佈了。而當時的牧師，苟活在兩重人格的夾縫，眩如滾油煎心，痛苦不堪；一面是極受教民尊崇愛戴的神聖天使，一面却是自視罪惡滔天悲愁憂怖，精神頹廢崩潰的人。真如書上所說：「在他的密室中看着他受血淋淋的鞭笞」。他加諸自身的酷刑，比海絲特胸上的「紅字」所得的苦楚，不知要艱深了若干倍。最後在他決定離開這塊罪惡之地

，遠行之前，發表了節日演說，他雖然背叛了平時怯弱的意志，當衆說出了真象，就倒下死在七年以前海絲特站過的刑臺之上。此時，老羅格毫無生氣的反覆說：「你已經逃開了我！」而牧師在這一次極端痛苦危急的關頭，總算獲得了他最後的勝利。

掩卷嘆息之餘，我總懷疑：一念情慾所造下的罪業，竟需付出如此之高的代價嗎？自然，這是小說家手下創出的故事，不必認真！書中所以如此生動描繪，不過是要表現一種性格而已。這種強調性格的句子，俯拾即是，比如：「像他這樣柔弱敏感的人，有什麼資格來負擔罪惡呢？」還有：「善良的牧師是把自己說得過分卑賤」。更加牧師的自白：「我如果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本能粗暴野蠻的惡漢，也許老早就得到平靜了。不，我的靈魂既然還有糾紛，則我原有一切良好的品質，最精美的天賦，都已變成了精神上痛苦的助手。」

像這樣一個純潔，正直的人，偶一失足，爲他自己帶來不可想像的魔難，一直痛苦到死，可說是一本「心刑」的傳奇了。又可見人生走錯一步，悔恨的遺途却是極其崎嶇艱辛的。正如一件潔白的衣裳，不小心沾上一滴墨水，以後你費力的去洗刷吧，看是不是會純白如初，了無跡痕？因此，我對因果觀念又加強一分敬畏之感！雖然，本書的主題，與我這種思想是漠不相關的，但以我個人的看法，確要作如此想。

見

聞

錄

· 劉杰 ·

佛來反共

西藏抗暴，日益擴大，弄得共匪一時鎮壓，一時說服；可是，西藏的人民純係佛教徒，對佛理精確獨到，共匪的那一套，早已洞悉無餘，於是硬的來硬的對付，軟的來軟的對付。

這使我想起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一句話，佛的本質是「大德曰生」，因此見到殺生，就「阿彌陀佛」要求放生；但是，共匪以殺人為職業，就不得不一致來對付這殺人者。王國維說：「寧可使一人哭，不可使一路哭；寧可使一路人哭，不可使一國哭。」共匪不容佛，而反佛，共匪的末日就在目前。

我國是個多教國家，尤以佛教歷史最悠久，自唐朝玄奘取經後，佛教就植在人心裡，我們家裡燒香拜佛，唸經超度，已兩千餘年。而今日共匪却把這兩千多年的根源於人心挖起拔掉，共匪啊！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違反宗教，就是失民者。

未來的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花生啓示

某天，我在茶室吃茶，一面翻着人生雜誌，長海兄突然打斷我：「你看我這顆花生。」花生直躺躺地在他手掌心裡，胖胖地就如嬰兒，我說：「你真是好運氣，一剎就剝到這麼好的一粒花生米。」

「我們沒有想到這裡，我想起了

我想起了一動。我想起了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後想長生不老，不老長生，遍尋長生果。我們家裡有個富戶員外，沒有兒子。」他打斷我的思想：「直覺這麼多財產，一生勞碌奔波，在生不多享受，到死來兩腳一伸，交給誰呢？之後聽說有長生果，可以延年益壽，員外就請人到處找。」

「找到沒有？」我問。

「找的是找到了。」他呷了一口茶：「找到的是長生果的主人。長生果的主人信佛，就對員外宣說了一遍佛理，突使員外跳起來：『我懂得了，老居士你回去吧！』第二天，員外就捐款建廟宇，救貧人。從此，就依佛

。」

「這倒是長生果的啓示力量。」我說：「長生果本來就是不愛虛榮、土裡生、土裡長，有的人叫做土豆，你該多吃幾顆。」

「我也信了佛！」

「幾時？」我合起掌來。

「就從現在。」他說：「提到長生果，我就直覺佛的偉大，這偉大在人的心裡，不是在浮表。」

害人害己

外國的寓言裡有一段：「貓與老虎原是師徒之交，老虎跟貓學本事，什麼都學會了，就是腰板扭動沒有學會；老虎總是疑心貓不肯教，留着最後一手。同時老虎又想到：如果不學到貓的最後一手，就永遠不能獨霸世界，不能稱王，於是一怒之下要吃掉貓。貓也胸有成竹，早已預防之到，等到這不孝的徒弟一張開吃的大口，貓就爬樹而上。老虎不能爬樹，只好用眼睛望着。從此，師徒反目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橋。」

比這寓言更深刻地，在社會版的一則新聞裏有：「某一商人（恕我不寫出真姓名），因財而動心，居然聯

合了另外幾個商人，共同經營藥物內銷，這藥物為鴿鴿菜，為治小兒百病。

而這商人所經商的鴿鴿菜，名為香港來的，實際則是私藥，價錢便宜，利息過大，於是銷路日大，尚未被人發覺。

一天，這商人售出去的鴿鴿菜正是本街上的藥房，回家以後，藥不可支，與妻子兒女談笑風生。第二天一出去就是數天。

就在此時，這商人的兒子病得很重，求醫無效，就到街上去購買鴿鴿菜，連服數包，越服病就越重，眼看這嬰兒命在旦夕，於是派人找這商人回來。

商人回來了，一看服了鴿鴿菜，就是所經銷的假鴿鴿菜，抱着頭痛哭萬分。嬰兒死了，這商人從此洗手不干，商人說：「我賺了錢有什麼用，我連自己兒子的生命都保不住。」商人就搖頭捶胸，內心再安靜不下來。

收音機旁

晚餐後，收音機旁圍滿了人，有的愛聽平劇扭動開關，有的愛聽新聞節目扭動開關，有的愛聽流行歌曲扭動開關。之後，來了個民權初步，舉手表決，結果流行歌曲佔了多數。

收音機旁的聽眾都手舞足蹈，聽到肉麻處，人們大都說：「真够勁兒！再來一個。」

在收音機旁的小王，是最瘋狂的一個。他聽過流行歌曲後，就吹口哨到外面去了，小楊問：「又要到什麼地方？」

「找蜜司！」對小楊做了個鬼臉。聽說小王玩女人是有一手。事隔一個月，收音機旁又圍滿了人，又在聽流行歌曲，突然小王跑來，一下就扭開掉，大家都落在小王身上。小王的臉色很難看，原來他覺悟了，因聽流行歌曲，那靡靡之音打動了他的心，於今那動了的心受了傷，被女人棄了他，同時又染上一身梅毒。

從此，收音機旁的人們，很少聽流行歌曲，前者是教訓啊！動刀的人就是死在刀下。這是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我作宣傳

「你看到過擺子病吧，擺子病就是瘟疫傳染來的。你還看到過腸瀉病吧，就是多吃冰的關係。我總不相信冰水會十分清潔的。」但是，我的朋友不相信我的話，反而反對我的話，因為我的朋友是個賣冰者。

「比方：你冰水是否經過沸點，或者冷凍過；就是冷凍過，經你在街頭上賣，一下子把冰蓋掀開，細菌都飛進去了。這一飛出去，吃了冰水的人都有碍身體。」

「你這是議論。」我的朋友翻了臉：「你再說，我要打掉你的牙齒！」「我準備給你打的。」我說：「你

認為我的話是毒藥，你如果吃了這毒藥，許是比你吃你那冰水強。」

「我每天都要吃冰水的，我還不是好好的。」

過了一個星期，我在街上走，沒有看到我的朋友賣冰，問另一個賣冰的，方知我的朋友病了，一去探視，我的朋友的頭就低下來：「我後悔沒有聽你的話，不然我也不會瀉肚。」我反而安慰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從現在起你就是個好人。佛是這麼說的。」

「那真謝謝你。」我的朋友說：「這比吃特效藥還好的快！」

芸芸衆生

湖口有一次車禍，死傷有三人之多；車覆在橋底下，人也摔在橋底下，鮮血淋漓，目不忍睹。

我和幾個人，經過那裡，肉體發軟，閉目發願，求其「快點得度」。之後，我仔細端詳，難道科學越文明，死亡率就越高。一個人活跳跳地，一坐上車就把生命交給了司機；生死之間，在於一念。如果司機把心一橫，眼睛一閉，任方向盤直馳而下，不是摔死人，就是壓死人，芸芸衆生，啊！我只好喊「阿彌陀佛」了。

有好多車禍是可以避免的，比方平交道上與火車相撞，摔到橋底下。這都是人爲的，如果司機的心是：「手捧生死簿，腳踏鬼門關。」這一車

的十來個，或廿來個的生命都操之於手，就隨時提高警覺，生命不是兒戲。

這樣，車的速度要快也快不了，過橋過平交道自然留心留神。

司機啊！看看車禍下的殘軀，想想生者的何其不易，避免車禍，安全第一！那我合掌祈禱。

皈依佛教

有一天，我和俞君抬轎子；俞君是不信教的，他說：「我信的只有一個教，那就是自己的教！」俞君講求的是物質，不是精神。每次談話，都

是格格不入，說不了幾句就各走各路。

清明節的那天，俞君買了錢紙在地方焚化。他一面焚化，一面默默有詞。他不知道我在後面，及至他知道時，面紅地說：「你怎不早說一聲，嚇得我一大跳。」

「你還沒有跳起來。我笑着說。『我的心在跳啊！』」他說完。我對他做個鬼臉我說：「你說了什麼話我都聽清楚了，可是我不懂得，重物質的人會來這一套。」他無語，我又說：「人離不開精神生活，也就離不了佛的生活。你還是跟我信佛吧！」我牽着他的手，他望望西方，就跟着我的脚步走動。

第十一卷五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一、八〇〇.〇〇
一、董事費	六〇〇.〇〇
一、廣告費	六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一、〇八九.〇〇
共收	四、〇八九.〇〇
支出部份	
一、印刷費	一、四〇〇.〇〇
一、封面紙一令	七〇〇.〇〇
一、信封費	一九〇.〇〇
一、鉅版費	一〇〇.〇〇
一、編校費	二五〇.〇〇

一、郵資雜費

一、上期透支 四、〇二〇.九六

共支 六、九二三.六六

茲承

一、董事謝鳴皋捐助壹百元。

二、讀者劉董蓮琴、李本慈各助壹百元，周子慎捐助壹百元，菲律賓寶藏寺捐助伍百元。

特此

鳴謝

人生雜誌社 啓

本刊代收支援西藏捐款芳名
茲收到星字捐助廿元

菲律賓妙門法師回國觀光

菲律賓宿務定慧寺住持妙門法師於上月廿三日



由菲回國，參觀臺灣各佛教名勝道場。廿六日參觀陽明山北投，中午，於北投居士林應供，午後拜訪東初法師參觀中華佛教文化館及普門精舍等處。不日將至中南部觀光。妙門法師行程遍及東南亞各佛化地區，遠至泥泊爾、印度、緬、泰、南洋等地，著有佛國遊記，而對祖國各種進步及佛教活潑情形，極為稱贊。並云將祖國進步情形轉告旅菲教友，並擬組團回國觀光團體，回國觀光云。

慈航老法師遺體開紅

法相莊嚴宛然如生

當代大德慈航老法師圓寂於今年四月四日已整整五年，法師在末圓寂前，即已立下遺囑，要弟子們在他圓寂後三週年時，開缸檢視，如遺體不壞，即起缸裝金以資四方瞻禮，同種福田。及至法師三週年時，因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諸位編纂委員及他的弟子們意見不一，有主張開缸者，有主張不開者，致阻礙了法師遺囑的實現。今年四月初四日適逢法師五週年，又有人提議開缸，在法師紀念會上會發生激烈的討論，大家的意見仍是紛歧，結果採取民主方式的投票來決定，主張開缸者約百五十人以上，佔絕大多數，不主張開缸者只五十餘人。於是乃決定於四月（農曆）十二日凌晨四時三十分，由紀念會主任委員道安法師主持開缸儀式後，而揭開了法師藏身五年的靈缸。法師的肉身不但沒有腐壞，而且頭髮、鬚鬚、指甲均約長六、七分，頭雖低

垂，而双目仍光亮晶瑩如生，全身膚色紅而發光，當時參加開缸的五十餘人莫不讚歎希有，頂禮膜拜。據云當時即在場大眾決定，將法師遺體移供於距臺塔約百碼的秀峯塔中，任人瞻禮。於二十一日下午已由紀念會決定開始聘裝金專家陳祿官居士籌備裝金，估計整個工作時間約需三四個月。目前由四方前往參觀者，日在數千人以上。肉身菩薩之在臺灣尚屬創見，故必轟動寶島。

岡山念佛會慶祝佛誕

岡山念佛會為慶祝本師釋迦牟尼佛誕辰，特於農曆四月八日在本會舉行浴佛暨支援西藏反共抗暴勝利祈禱及超薦陣亡將士死難同胞冥福法會。是日前來參加者有正心法師，本鎮鎮長黃丙子及地方士紳多人，本會會員百餘人，法會由本會會長莊春桐主持，儀式於上午十一時開始，行禮如儀後。由本會會長莊春桐報告本會創立經過並為正信佛教努力，本會今後之工作目標，請各界協助，繼由鎮長致詞闡明佛教的意義及基本精神，在返回大自然的真理，協助政府宣揚政令道德，安定民心及佛教有補充法律之不足。大會於十二時卅分完畢，會後來賓與本會會員在會場聚餐，大家歡喜而散。

美教授赫爾頓將來華講佛學

美國奧必立黑研究學院將聘一交換教授赫爾頓博士(Dr. Clarence H. Hamilton)於下年度來華，專講「佛學」。他早年在芝加哥大學畢業，得哲學博士，曾到過中國充任金大教授。赫氏一向熱心佛學，曾轉往泰國及東南亞各國悉心研究佛法有年，嗣復返美再任教授，因其對中國高等教育極具興趣，故此大受聘前來我國講學。聞臺大將開一新科目——「佛學」，內定為三個學分，供學生自由選修云。(按此消息是臺大文學院權威教授方東美博士向周子慎居士口頭透露，因赫氏各項出國來華手續尚在辦理中，故校方未予正式宣布。)

鳳山佛教社慶祝佛誕

並支援藏胞
為響應政府支援西藏同胞反共抗暴革命運動起

見，經于五月十五日（即農曆四月初八日）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誕日，舉行慶祝佛誕沐浴節，支援西藏同胞反共抗暴革命運動遊行大會，並發表宣言，各蓮友出錢出力募款捐款，共得樂意援助西藏獻金新臺幣一千九百三十一元六角整。並請縣下各寺廟庵觀堂宮各代表參加舉辦祈禱國運昌隆反共勝利，暨超薦大陸西藏及各省區反共同胞死難烈士冥陽兩利法會。

中佛會廣播組發表加重

獎勵大專同學寫作簡約補充辦法

中國佛教會廣播組前訂獎勵大專學生撰寫廣播詞簡約已誌上期本刊「新聞欄」，嗣周子慎居士復於上月十日代表該組在本社與大專學生座談時，發表是項簡約之補充事項一種，內計五條。其原文如下：

- 一、中佛會廣播組為期大專同學加速研究佛學並提高寫作興趣起見，特增訂本補充事項。
- 二、原簡約命題五則外，茲增加五題如下：
- (甲) 大專同學學佛之利益。
- (乙) 思想淨化與道德實踐。
- (丙) 人生之苦惱起於貪瞋癡。
- (丁) 戒定慧與身心休養。

臺灣唯一素食之府

世界素食處

一流名師 負責烹調
精細美點 經濟小吃
包辦筵席 到府外燴
電話叫菜 隨叫隨送

臺北武昌街一段23號

電話二〇三六

(戊) 儒家的中庸與佛家的中道。

三、原商約所訂入選作品列在十名者，仍照舊予以獎勵外，其第十一名以次之作品，如經評審委員會評審及格者均一律酌贈紀念獎狀或獎品。

四、凡儘先將講詞送請各佛刊登載者，按照下列期別加重予以獎勵。

甲、第一期——七月底刊出之講詞，經評審及格者照原約獎勵外，前三名各加贈價值約在三百元至四百元之畫一幅。

乙、第二期——八月底刊出者，前二名各加贈價值約一百元以上之書刊。

丙、第三期——九月底及第四期——十月底前刊出者，前二名各加贈獎狀或獎品。

丁、第五期——十一月底及第六期——本年年底前刊出者第一名亦加贈獎品。

五、在明(四八)年二月底截止收稿前所有稿件中，如發現其內容意義大致雷同者，以最早在佛刊中刊出者入選，後登者不予採納。

達賴喇嘛逃亡印度

美新處拍成紀錄片

美國新聞處頃運到一套有關達賴喇嘛自西藏逃抵印度的新聞紀錄片，這套影片曾作非公開的放映，招待此間有關人士。

據看過此片的人士稱，該一套新聞紀錄片，對於達賴喇嘛自藏境抵達印度後的詳情報導甚多，片中包括達賴在印度澤普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全部經過，在達賴的記者招待會中，曾任西藏政府要職司倫(相當於國務總理)的索康·旺清格勒，曾將達賴預擬的聲明全文，在會中宣讀，美新處的記者於攝製這套紀錄片時，均將其全部攝入片內，並有翻譯的說明。按索康本人也為這次隨同達賴逃出的人員之一。

此一新聞片可能由美國新聞處主持公論放映招

待各界，唯該一人土不願證實該片公開放映的可能性。

馬來亞佛教會宣告成立

並舉行首屆會員大會

馬來亞佛教會，於四月十九日在檳城亞依淡極樂寺大雄寶殿舉行隆重成立大會，本邦卸位之總理東姑阿都拉曼氏蒞臨主持剪綵，林若佑等各族顯要，暨檳、甲、雪、毗、吉、威、森、柔、彭、與吉蘭丹各寺廟團體代表及會員等數千人，盛況空前。大會儀式莊嚴隆重，主席團志峴長老致開會詞，然後由東姑阿都拉曼致詞，並主持剪綵。繼錫蘭駐馬大使、泰國駐檳領事、林若佑醫生、及菩提學校董事主席莊漢民氏先後致詞，最後由摩法師致謝詞，全體攝影禮成。

緬甸僧伽及佛教徒

維護佛教自由尊嚴

譴責中共在藏暴行

歡迎達賴喇嘛訪緬

據緬甸文汗達瓦地報發表消息稱，緬甸各派僧伽會主席宇于彌亞大師就西藏噶嘛，人民被中共趕盡殺絕，窮迫不捨，使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避難逃抵印度，深表同情，他斥責中共如同吸血妖魔，他說：西藏由二千五百多年以來，是佛教聖地，有為數甚多的佛教徒在西藏度着和平寧靜的生活，但中共極端殘忍的破壞佛教的傳統，使佛教徒在近幾年來的地位及習慣起了無限的變化，他指斥共黨無宗教的信仰，而且其施政主義又是那樣的暴虐，所以共黨主義早為各宗教教徒共棄，愛好自由的人們，均反對共黨為政權，他又說：達賴喇嘛是佛教的活佛，如今他遭到苦難，佛教教徒及各宗教教徒均抱以同情及惋惜，他祝福達賴喇嘛紅規歸來後，永遠的幸福愉快，最後他邀請達賴喇嘛訪緬，不獨緬甸佛教徒熱忱歡迎，而緬甸的各宗教團體同樣表示歡迎。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六期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經理：鍾時明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爾雅路一巷五號

分社：南洋：廣

泰國：楊乘

美國：知

檀香山：祖

承印者：宏昌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桂林路一〇六號

電話：三〇一六二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劃撥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